



宋文鑑卷第一

朝奉郎行秘書省著作佐郎兼國史院編修官兼權禮部郎官呂謙奉

聖旨銓次

賦

五鳳樓賦

梁周翰

藉田賦

王禹偁

端居賦

种放

大蒐賦

丁謂

洞庭賦

夏侯嘉正

矮松賦

王曾

聲賦

張詠

春雪賦

錢惟演

君可思賦

楊億

伊京師之權輿也。設哉邈乎。驗河圖之象。按輿地之書。宅禹貢豫州之域。距天文辰馬之墟。因四履建侯之地。爲六代興王之居。城浚而都。泝河而渠。結坤之絡。振乾之樞。星臺櫺堵。我民之廬。海漕山膾。我田之租。勢雄跨胡氣。王吞吳。茫茫萬國。魚貫而趨。惟聖皇之受命。應期運而握符。光潛躍於龍德。踐元亨於帝衢。道德何師。尊盧赫胥。揖讓何比。陶唐有虞。英略神武。威憚八區。封豕必誅。長鯨盡剝。虎皮包刃。鵠板搜儒。墜典皆索。闕政咸鋪。成天下之大務。若雷奮而風驅。乃顧京室。時行聖謨。陋宸極之非制。稽紫垣之舊圖。且曰不壯不麗。豈傳萬世。禹之卑宮。蓋勿暇之計。堯之茅茨。非經久之制。矧象魏之縣法。伊億兆之所視。况我力如天。我貴如地。不

漁爾民。不牟爾利。一毫之費。差足爲易。乃詔共工。度景之中。因舊謀新。庀徒僇功。臺卑者豐。棟易而隆。椽斷而龍。石去地百丈。在天半空。五鳳翹翼。若鵬運風。雙龍蟠首。若鼇載宮。丹楯霞繞。神光何融。朱楹虹植。晴文始烘。繡楣焜燿。彫拱玲瓏。椒壁塗赭。綺窈暈紅。雙闕偶立。突然如峯。平見千里。深映九重。奔星墜而交觸。靈景互而相逢。門呀洞缺。若天之裂。縱舉百武。橫駕六轍。金鋪爍人光。景明滅。舞陽之力。莫得而排。叔梁之力。胡可以抉。其下則冠蓋葳蕤。劔佩陸離。車如流水。待漏而馳。駕肩排踵。兼蠻渾夷。萬衆紛錯。魚龍尊卑。咸去來之。由此競奔。湊於玉墀。亶皇風之無外。豈朝盈之有時。三事庶尹。乃拜表蕭牆。謁帝未央。以落大壯。登訶永昌。曰元聖明兮。帝道昌。威四海兮。君萬方。時高闕兮。冠百常。

赫 宋德兮垂無疆瞻天顏兮獻壽觴願君王兮長樂
康帝曰俞哉爾觴且置當聽朕言庶曉朕意頃於戎馬
之暇詳窺歷代之紀乃知乎夏德之衰琬室自庇商政
之壞傾宮大侈楚王章華一身何寄秦皇阿房三世而
棄漢武栢梁孽火隨熾陳后三閣義師尋至豈非乎禍
生於漸欲起於恣亦如崇飲不已必至昏醉嗜色不已
必至乏瘁遷怒不已必絕人祀窮兵不已必暴人齒甘
諛不已必杜忠義溺讒不已必斥賢智亡國之君未嘗
不爾朕皆知之得以趨避淫於土木雅不如是美其成
功良以爲愧不舉君觴恐驕朕志其大者天地所重者
神器尾虎足冰終日惴惴當共重之勿使顛墜謹謝公
卿無忘納誨群臣乃退咸呼萬歲

籍田賦

王

禹偁

臣謹按周制孟春之月天子親載耒耜籍田所以事天
地山川社稷先王醴酪粢盛于是乎取之恭之至也自
周德下衰禮文殘缺故宣王之時有虢公之諫秦皇定
霸鮮克由禮漢祖龍興日不暇洽孝文孝景始復行焉
昭帝弄田亦其義也後漢永平中明帝東巡耕于懷縣
非古制焉魏氏親耕闕百官之禮蓋草創爾晉武太始
之年略修墜典宋文元嘉之代亦舉舊章齊用丁亥之
辰梁以建卯之月後魏北齊公革有異隋朝唐室文物
可觀太宗行之于前明皇繼之于後自茲已降廢而不
行將煥先農必待真主 皇家享國三十載 陛下嗣
統十四年武功已成文理已定乃下明詔耕于東郊百
執悅隨三農知勸禮官博士蹈舞而草儀甸師嗇夫誦
詠而供職左拾遺直史館王禹偁再拜而賜言曰籍籍

之義大矣哉千畝之田三推之禮所以教諸侯而事上帝率人力而成成功實邦國之彝章皇王之大典昔潘安仁賦之于晉岑文本頌之于唐今王道行矣王籍修矣神功帝業煥其有光宜暢頌聲以播樂府謹上籍田賦一章雖不足形容盛德亦小臣勤奉之至也其詞曰十四年兮帝業遐宣寰區晏然乃順考於古道將躬耕乎籍田務本勸農稽前文而備矣事神教養舉墜典以行焉萬國歡心而懌懌百官供職以虔虔草儀注於有司議公革於遺編築壇墀之三陛開阡陌之百廛文物聲明合禮經而有度旌旗衣服應方色而不愆旣而屆孟春擇元日太史先奏天子將出是月也道人徇路星鳥中律當東郊之迎春是東作之平秩 皇帝於是即齋宮辭帝室戒錫鸞嚴警蹕乘青輅以有威儼朱紘而

無逸佩乎玉也懸蒸之色蒼蒼載其旂焉千呂之雲鬱鬱屬車負播殖之器後宮獻種桂之實紅縻黛耜服葱摺以陸離縹輓紺轅駕蒼龍而飄歛太常之禮具舉司農之屬各率甸師掌舍警御陌以惟嚴封人野廬設遺宮而靡失于國之東千官景從風清塵而習習雨洒道以濛濛時也木德盛陽氣充春芒甲坼青青兮蒼蒼春土脉起油油兮溶溶冠蓋蔽野珮環咽風狀浮雲兮隨應龍旂幟張日車徒塞空若衆星兮環紫宮修農事以惕惕襲春服之重重爾乃配少皞祠先農尸祝無媿豆邊以供太牢之牲薦之而肥膾太簇之樂奏之而春容于是脩帝籍勞聖躬撫御耦以無怠履游場而有蹤將循乎千里之制豈止乎數步之中耕鈎盾之弄田但矜兒戲脩建康之春籍未煥農功有以見萬乘之尊三推

而舍或五或九降殺之義有倫爾公爾侯貴賤之班相
亞嗇夫灑種以斯畢庶人終畝而告罷千耦其耕煥乎
禮成播百穀兮率人力訶載芟兮揚頌聲將見乎餘糧
棲畝腐粟如京神倉令納乎黍稷以備粢盛虞氏收
其藁結用餉犧牲親畎兮化被重民天而教行自得
訓農之實非貪慕古之名然後下青壇歸絳闕百姓知
勸羣后咸謁在鎬之宴啓訶虞之音發獻萬壽兮懽乎
奏九韶兮鏗越開三面以行惠宥五刑而審罰恩流於
孝悌力田德被於雕題辮髮與五土之利固必躬而必
親同三代之風復不矜而不伐大矣哉籍田之禮豈三
年而不爲躬耕之義將百代而可知我所以舉父廢之
禮定不刊之儀慮弗勤於四體將有害於三時務農桑
兮爲政本興禮節兮崇教資民乃力穡歲無阻饑神農

斲木之功我其申矣后稷播時之利我得兼之供秬粳
以斯在介豐年而有期丕顯事天之禮誕訶祈社之詩
祀山川兮神鑒明矣配祖考兮德馨遠而永錫純嘏用
光孝思乃作頌曰倬彼東郊公曰是闢大君矣止言耕
其籍帝籍既脩乃及公侯親爾來報勤爾田疇言采黍
稷祀于圓丘億萬斯年以承天休又曰倬彼東郊耕壇
其崇大君矣止言訓其農農功既督乃知榮辱爾家以
給爾人以足言奉烝嘗遍于此屋億萬斯年以介景福

端居賦

种放

予嘗闔扉而居不樂他游未嘗以一詞朝于公侯以借
浮譽門外苔封草織非知己之深者無一造其居或罪
子曰嗟乎明逸上有明天子賢執事子獨貧且賤恥也
又易稱君子以貞凶子其有是乎予退而作端居賦

山鳥寂寂梧陰晝碧窮居退夫耿然不憚精神沮而徜徉冠履陋而踉蹌類沈酣而未醒豈執迷而莫析固貽譏於獨善尚多言而自釋鯨鵬雖大無風波而何益胡與萬里捨舟車而奚適在聖賢雖有志于下民孰能無位而立辟况予才不迨於往哲名器敢期於苟得在得喪不忘於明聖顛沛必思於正直終皮弁以自守惡鵠冠以假飾進不妄而嗜喜退不怨而戚戚故孟軻有言雖有鎡基不如逢乎有年顏氏幾聖樂在陋巷亦將育乎令德茲窮通之自信匪古今之可尤顧竊位而擇肉兮予誠自羞寧守道而食芹兮中心日休予將息萬競消百憂養浩氣於蓬茅之下飲清源於淵默之流侶鸞鳴兮雲霓之表終焉泯衆議之耿耿

大蒐賦

丁

謂

司馬相如揚雄以賦名漢朝後之學者多規範焉欲其克肖以至等句讀襲徵引言語陳熟無有已出觀子虛長楊之作皆遠取傍索靈竒瑰怪之物以壯大其體勢撮其辭彩筆力恢然飛動今古而出入天地者無幾然皆人君敗度之事又於典正頗遠 今國家大蒐行曠古之禮辭人文士不宜無詞詠故作大蒐賦其事實本之於周官歷代沿革制度參用之以取其麗則竒言逸辭皆得之於心相如子雲之語無一似近者彼以好樂而諷之此以勤禮而頌之宜乎與二子不類辭曰仲冬天子嚴祀事咨神祐佇農隙謹蒐狩踵教本稽典舊禮容左右武事前後等尊第甲上長下幼人民豐濃物色繁富蓋亦閱軍實於介冑非徒恣游畋於禽獸者哉前期命虞人以采菴蒼芟擁遏草木鰥祐原隰砥闕視軍

衆寡度地本末高表四立坦場中豁限田防而蘭織志
轅門而旌揭青龍白虎擁護乎行在之所左宰右畢分
張乎侍衛之列風蕭蕭而野鳴雲陰陰而書結麋鹿狼
狽以投林狐狸踉蹌而遷穴由是司馬舉職羣吏咸秩
各有司存皆給名物備小駕而六龍集開武庫而五兵
出輅車金玉旂章日月戟牙刺舉旄頭雪密畫蚩尤於
旆顛匣干將於劔室駢駢妥貼以負輓驢駃徘徊而轉
軼召攸飛以前導命玄武而殿卒目恍羅列神驚比櫛
師勅戰法帥董戎律始建旗以誓衆亦斬牲而戒失所
畋之野備物咸畢外事尚剛戊日惟吉 上乃乘七騶
擁六軍白旄方下於北極黃纛已舉於應門服章天地
車駕風雲日隨月侍嶽走川奔列缺收聲而聽躡豐隆
鼓力以扶輪隊仗乎八百諸侯殿呼乎七十二君煙霞

錯雜以垂地河漢顛倒而失源靈祇懾慄恠物騰騫嶺
帝蒼黃而廢職元冥倏閃以馳魂儼方離於大內盛已
列於平原襍表去已街杖而前地陣翼張虎賁環匝鼓
以三闕圍不四合律戎索以濟濟飭軍威而燁燁環再
振而鏡再鳴弓斯張而矢斯挾爾乃驅百獸當一人弓
工操斬轅之弧奉御羅氏設商湯之網擁羣能罷之瓜
距摧折虎豹之心肝分裂射必三獸發則五犯霄逆毛
羽星颺角牙肉墮庖丁之刃血濺曾陽之戈諸侯卒事
以儼雅百姓突圍而交加 上方斂綏以慘愴衆乃靡
旗而誼譁圍開一方憫盡殺也捨順取逆彰懷來也出
表不顧恥逐奔也等別三殺貴宗廟也得匪上以顯孝
思下以不憊乎鳥獸之肉不登器者無取貉虎之士罔
用命者有誅警進退於鉦鼓習威儀於卒徒戎事同鑿

輅迴軍聲振而萬國聳立天仗指而九門洞開郊饁獸
而禮之勤也廟獻禽而神其享哉以勞飲至以能策勳
刑必加於共棄爵乃及乎衆尊如是則不曰暴天物不
曰教民戰于以辯名號而訓仁義于以昭文章而明貴
賤也下臣竊詳三代之書頗究二王之典大閱之制昭
然義見軍旅之事闕教則失利祭薦之制非理則不獻
施信賞率怠倦使夫民知方兵識變莫若示蒐畋而敦
大勸也後之王者反禮叛經荒樂誅殺放懷蕩情借如
漢武於古詳明博搜聖書廣召文英講評謨訓華飾聲
明凡曰大樂闕焉不行乃窮畋極獵誇國耀兵隔蜀羅
設跨秦戈橫彘郊天死猶狘愁聲以至欺猛狂而手格
喜暴惡以力爭豈殘忍之足恥唯豪勇之所京下垂歷
代不能變更魏晉而下離合寰瀛咸局促以僅守曷禮

樂之能興粵抵李唐時惟會昌彼文明二帝實驅馳百
王大畋之義猶或廢亡者若 陛下白鷹寶命臨萬方
動必法度舉皆故常緝犧軒之絕緒新姬孔之舊章郊
焉而五帝肅肅享焉而百神洋洋九年三月升于絳壇
十有三年躬耕籍田心以民本事由禮先謫王滿嗜慾
乎馳騁斥帝徹警曠乎神仙故天地不能藏祥而祕瑞
日月無以示譴而戒愆甘露降而區宇澤景星燭而氛
侵蠲總治本操化源措慮寂爾存神泊然是以發狂之
心無自入焉下臣以謂大蒐之典周公制於往古
陛下行于今茲中間數千餘祀咸杳昧而不知彼唐漢
之士脩崇禮儀封禪之徵誕明堂之說竒此數事不詳
於堯舜文武之書臣寧敢狂斐而陳諸所以賦大蒐而
訝盛禮也俾千古知至德之巍巍

楚之南有水曰洞庭環帶五郡森不知其幾百里臣乙酉夏使岳陽抵湖上思作賦明目披襟而觀之則翼然動足然跂慄然駭愕然怡恍若駕春雪而軾霓浩若浮汗漫而朝躋退若據太山之安進若履千仞之危愴若無識智若通微跛若不倚蹠若將馳耳不及掩目不暇逃情悻心嬉二三日而後神始宅氣始正若此不敢以賦爲事者二年然眷眷不已一田登崇丘望大澤有雲萃兮興歎兮止興止未霽忽若有遇由是漬陽輝沐芳澤覩一異人于巖之際霞爲裾雲爲袂冰膚零肌金珎玉佩浮丘羨門斯實其對因言曰若非好辭者也臣曰然然則若智有所不通識有所不窮用不通不窮而循乎無端之紀若得無殆乎臣又曰然然至極則物應思

精則道來嘉若之勤無譁無談吾爲若稱六太極之生曰地曰天中含五精五精之用而水居一焉水之疏邇則爲江兮遠則爲河積則爲瀦兮總則爲湖若今所謂洞庭者傑立而孤廓然如無區其大無徒含陽字陰元神之都曖曖昧昧百川不敢逾有若神者有若賓者有若僕者有若子者有若附庸者有若娣姒者有若禹會塗山武巡牧野千出百會咸處麾下每六合澄靜中流迴睨莽莽蒼蒼蒼纖霽不翳太陽望舒出沒其間萬頃咸沸彊而名之爲巨澤爲長川爲水府爲太淵縱之不踰躋之不卑乍若賢人以重自持誘之不前犯之愈堅又若良將以謀乎邊澎澎淟淟浩爾一致又若太始未有仁義冲冲漠漠二氣交錯又若混沌凝然未鑿此乃方輿之心胷溟海之郭郭也三代之前其氣濩濩浩浩滔

天與物迴薄滅木襄陵無靈無廟上帝降鑒巨人斯作
乃命玄夷授禹之機隧山堙谷滌源暢微然後若金在
鎔若木在工流精成器夫何不通是澤之設允執厥中
既異其性遂得其正有升有降有動有靜臣應之曰升
降動靜可得聞乎神曰水之性非圓非方非柔非剛非
直非曲非玄非黃劃象爲坎本乎義皇外婉而固內健
而彰降以始始升以復張其靜處陰其動隨陽六府之
甲萬化之綱式觀是澤乃知天常若乃四序之變九夏
收颯烘然而炎沸然而煮羣物鴻洞爍爲隆暑澤之作
頽然其容若去若住若茹若吐靈趨恠觀杳不可覩蒸
之爲雲散之爲雨倏忽萬象如還太古真可嘉也若乃
秋之爲神素氣清泚肅肅脩脩羣籟四起澤之動黝然
其姿若挺若倚若行若止巽宮離離爲之騰風蒼梧崇

崇爲之供雲四顧一色黯然氤氳其聲瀾瀾若商非商
若徵非徵東溟海門一浪五千里又足畏也言其狀則
石然而骨岸然而華氣然而榮降如江然而脉有山而
心有洞而腹有玉而體有珠而目穹鼻孤島呀口萬谷
臂帶三吳足跬荆巫或跋然而望或翼然如趨彭蠡震
澤詎可云乎臣又問曰澤之態已聞命矣水之族將如
何居神曰大道變易或文或質沉潛自遂其類非一或
被甲而遭或曳裙而牙或禿而跋或角而蛇或吞而呀
或吐而牙或心以之蟹或脩以之暇或脩臂而立或橫
驚而疾或髮於首或髯於肘或儼而莊或毅而黝彪彪
玢玢若太虛之含萬彙各備其生而合乎羣者也臣又
問曰若神之資其品何如也神曰清矣靜矣麗矣至矣
邈難知矣肇于古古有所未達形于今今有所未察非

希非夷合其心於自然然後上天入地。把三根六况水居陸處。夫何不燭彼鯁鯁之賢。嚮龍之仙。乃吾之肩也。其餘海若天吳。陽侯神胥。齷齪而遊。曾不我儔。臣又問曰。易稱王公設險。是澤之險。可以為固。而歷代興衰。其義安取。神曰。天道以順。不以逆。地道以謙。不以盈。故治理之世。建仁為旌。聚心為誠。而弧不暇。弦矛不暇。鋒四海以之。而大同。何必持險阻。何必據要衝。若秦得百二。而帝齊得十二。而王。而山為金。其水為湯。守之不義。歟。然而亡水不在大。恃之者敗。水不在微。怙之者危。若漢疲於昆明。桀困於酒池。亦其類也。故黃帝張樂。而與三苗棄義。而傾。則知洞庭之波。以仁不以亂。以道不以賊。惟賢者觀之。而後得也。於是盤旋徙倚。凝精流視。整以辭對。倏然而晦。

矮松賦

王曾

齊城西南隅矮松園。自昔之間。館北邦之勝槩。二松對植。卑枝四出。高不倍尋。周且百尺。輪困偃亞。觀者駭目。蓋莫知其年祀。亦靡記夫本源。真造化奇詭之絕品也。曾咸平中。忝鄉薦。登甲科。蒙被寵靈。踐歷清顯。幾三十載。前歲秋。始罷家司。出守青社。下車之後。省閭里訪故舊。則曩之耆耄。悉淪逝。童冠皆壯老。邑居風物。觸目遷變。惟彼珍樹。依然故態。竊謂是松也。匪獨以後凋。克固歲寒。抑由擁腫支離。不為世用。故能宅茲阜壤。免於斤斧。向若負構厦之材。竦凌雲之幹。將為梁棟。戕伐無餘。又安得保其天年。全其生理哉。感物興歎。聊為賦云。惟中齊之舊國。乃東夏之輿區。有固游之勝致。直廛閉之坤隅。偉茂松之駢植。軼衆木而特殊。上輪困以夭矯。

旁翳蒼蒼而紛敷廣庭庶之可蔽高尋常之不踰枝擁闕
兮橫亘根蹙縮兮盤紆徒觀其前瞻林嶺却枕康衢宅
寶勢兮葱鬱據右地兮膏腴類蟠螭兮蜈蚣訝騰倚兮
虎驅將挈攫兮未奮忽伏窟兮爭趨色闐鮮兮欲滴形
詭俗兮難圖遠而望之蔚兮若搏鵬之出滄海迫而察
之黠兮若方輿之承寶蓋壘洞口之歸雲堆崑阿之宿
靄談揮塵兮何多被集翠兮增汰度朔吹兮颺颺含陽
暉兮掩藹吾不知其幾千歲起毫末而碩大昔去里兮
離邦攀綠條兮彷徨今剖符兮臨郡識奇樹兮青蒼林
光景兮端邁嘉歲寒兮益彰葉氈氈兮不改情眷眷兮
難忘異古人之歎柳協予志之恭桑信矣夫卑以自牧
終然允臧效先哲之俯俸法幽經之伏藏願跼影於澗
底厭爭榮於豫章鄙直木兮先伏懼秀林兮見傷幸高
梧之垂蔭愧脩竹之聯芳鸞下迷於枳棘鷄每悞於榆
枋媿周雅之躋地符義易之巽牀既交讓以屈節復善
下而同方自儲精於甘實不受命於繁霜客有系而稱
曰林之良兮梓匠之攸貴生之全兮蒙莊之所美苟入
用於鉤繩寧委跡於塵滓俾其天性而稱珍曷若存身
而受社紛異趣兮誰與歸當去彼而取此

聲賦

張

詠

聲賦之作豈拘模限韻春雷秋蟲之爲事也蓋取諸聲
成之文王化之本苟一所補不愧空言爾賦曰
罔象迷冥大人忽生混沌初發訝然鸞鷲儀形萬靈吐英天
機動制軋而爲聲故形有美惡焉聲有大小焉伊物類
之動作俟人事而克全至于大雷隱空萬竅吼風不爲
之隆品物磨臬羽足動發不爲之末末若人聲與天通

功與物長雄口吻之啓出於厥躬道機之張騰凌鴻濛其所聞者義昔唐虞繼踵而至宇宙隘其神造化侔其智在聲之偉也得不迴天而動地觀其得一之發清清冷冷涼哀洗瀉萬類聽之如懵而醒仁信之發溶溶奔奔呼道振德萬類聽之如日破黑曰禮曰義相迭而起鳴孝響悌駭心清耳萬類聽之如愁得喜廣成五老聞而啓齒曰是何帝皇之聲也如此九道交訛華夷和歌蠢動鼻息歡哈寔多其在物也昭昭融融萬緣和同萬籟響空答天之功其在人也萬心氣平萬口宣騰雲門六英荅君之聲故知五音八聲聲之技歟金石絲竹聲之器歟若本不正而聲不清何嘗動天地泣鬼神而有諸三五迭生異業同聲唱古寡應呼今得精儀事以之繁會時風爲之勁清作禮者有周旋之矩制樂者有大

武之名故聖人之音鏗如鏘金聖人之治潺如流水加以商辛夏癸行無轍軌情慾沸空淫姪盈耳民不知告政聲遂毀幽厲縱作心胡可度唱僻者輕脫和僞者交錯鼓鉦之響日馳禮義之風日薄王道民政潰然投壑攻乎亡國之音聚爲終身之樂秦恠一聲天搖地坑烘赫火烈荒茫海傾阿房輦材枿臬山迴紫塞築壘訇轟震雷鉗聖愚儒四海睽孤剝亡命痛腦連脛于是民失其業怨口喋喋野薄其農荆榛颺風刑失其矩民哀無所兵革填委死爲怨鬼故怨之爲氣也散爲罨塵積爲屯雲閉鬱六合陽靈不曛怨之爲聲也烈風相倚怒濤兼起鬼哭於郊神號於市川谷爲之闐擊山巒以之崩圯陳吳一呼而宗社瓦毀天窮地終醜聲不已洎于漢唐惟高與光太宗纘堯開元嗣皇智冠絕古氣凌昊

蒼倚天憑怒即動盪於八荒按劍大呼即交映於中方
借力者黎獻助聲者賢良亦不能廣仁義於迺奏使道
德之激揚掩商秦之餘韻系唐虞之聲芳者也未若我
后疑神定思誠求理致與聖作則爲難於易惟禮是崇
惟仁是嗜叩乎杳冥清靜以聽聞古謬惑皇心不平於以
忠良是旌息嗟吁之聲不肖是黜息濫謬之聲均物惻
隱息哀怨之聲厚施薄斂息流亡之聲四人是別息澆
競之聲狂狴是理息冤枉之聲道德是守息兵革之聲
人勞是恤息彫斲之聲小人是遠息邪佞之聲正音是
奏息滄漭之聲竒哉壯矣堯嗟舜驚致章濩之調下覺
唐堯之頌輕浩浩蕩蕩無得而名異聲之襲也揚溢昭
灼上賢下愚既歡且譁鳥獸踳踳虫虺躍躍信千載之
一時與有生而同樂余欲引聲而作未知何若

春雪賦

錢

惟演

癸亥歲二月晦訖季春旦霰雪雜下平地二尺寒威
於是凌厲陽和爲之潛伏問諸農曰田有傷矣問諸圃
曰果不實矣考諸史曰陰陽戾矣予守土者豈不以民
爲心因愴然而賦

春陽以中百昌俱作彼陰冷而忽興何飛靈之驟落始
蒙蔽於陽鳥遂潛藏於天幕冰霰雜下溫寒相搏纒袞
袞而紛揉更霏霏而交錯因方就圓填溪滿壑迷匹練
於素鷗混高雲於皓鶴七盤頓失乎巖嶮二室僅存乎
岷嶧我有麥田既鋤既耨我有條桑且楨且柔豈痍裂
而是取顧沃若之待收罹此暴殄予心則憂亦有庶草
羣木千芳萬菲粉落絮起珠傾玉碎建森纒之高牙垂
陸離之長珮掩藩匱之鬱柶覆臺塘之畏於鬼佳壚矣

病李殫於井幹芳蘭沉於林薈有并負負有鳴嚶嚶移
薦草以無所戀危巢之欲傾顧澤中而罷釣之壠上而
輟耕手足痺痠吾道不行吾乃詩歎麻衣歌悲黃竹兔
園靡非召於游客鉞山遂休於王屬隔瑤水之來使沒騷
人之行轂東郭歎不完之衣梁山作思歸之曲豈由漢
女之冤遂至衛民之哭已而違時令反天常氣雖淒而
不烈風雖暴而不揚忽曜靈之委照佇消釋於輝光

君可思賦

德

夫民生在世兮事之攸同子之能仕兮父教之忠念委
質而勿貳兮本陳力以首公雖代耕而後祿兮曷期後
以圖豐亦懷林而待試兮將乘時而奮庸夫何直諒不
回孤堅寡偶貫歲寒而勿改兮濯江漢而無垢中履繫
以好修兮外葆光而虛受筮仕逢亨奏技承平濯鱗禁

沼拊翼丹楹堯文載郁禹律惟精荷紫囊而舐筆兮從
單于之勒兵霜飈刮骨流塵滿纓自此研精藻翰局影
天高毫殘鷄管香消鶴綾續凋屋憤心懸閣鈴矧乃郢
坊酒醱武都泥紫版急鵠頭書詳馬尾石屋紬書鴻都
約史攬摭闕遺發明統紀竊企跡於前修庶同風於古
始慮罔越思身亦勤止宣漢德於無窮納舜韶於羨美
志本勿矜言乎有憑非施勞而伐善豈揚已而害能每
燥吻而躑躅屢撫心而屏營激談泉而載涸鼓思風而
弗興感外邪而邁癘殆五日之沈冥悵官事之孰了汨
勞府而靡寧豈望夫連城之報豈愛乎畫餅之名羌民
生之朴忠希在昔之遐蹤思不出位罔貪天功慕臺駘
之業官肯有二事念犁彌之辭賞愈激厥衷庶克終於
雅尚聊有埤於素風柰何咫尺昌熾錦言萋斐蠅薨薨

以交亂犬信信而迎吠賢登朝而共嫉女入門而各媚
乍緝緝以翩翩競翕翕而訛訛結合隱邪締造疑似俾
朕師之震驚恣心星箕之華哆幸大度之不校專巧言而
縱毀胡能傷君德之巍巍徒以動賢心之惴惴然後飾
衛鶴之華軒銜黔驢之短技竊名器以宴居絕上下之
愧畏俟貫惡之既盈將幽神而共棄若夫晬穆東房奚
望清光定心服物偉量包荒耿求賢兮不及慎乃憲而
惟康延登體貌義問覃詳伊蓬心之受惠憐橘性之有
常寘之近署采其寸長遇忠見察浸潤無傷犯四禁而
多恕緩千編而不違丁寧一札在宥三章踐丹塗而乃
眷宴華林而醕觴動羣倫之聳羨曷丹心之弭忘盛憲
多憂長卿沉疾退迹東岡之陂舉首長安之日色變愁
鬢讒消病骨周田食粟聊彊飯於數井江徑誅茅姑却
掃於一室豈不念悲哀作主則畝思君羈心藥若別緒
絲棼岢江一墨幸天畿之接畛成周五出庶宰樹以參
雲感騷人之遺韻聊抒意於斯文

宋文鑑卷第一

宋文鑑卷第二

賦

皇畿賦

大酺賦

中園賦

明堂賦

皇畿賦

有賦家者流欲馳名於當世思著詠於神州忽念前古
深懷景慕誦二京於張衡覽兩都於班固於是輟卷意
慙閣筆心伏讓而謂臣請書簡牘臣辭不獲已而謂之
曰子讀二子之賦而知兩漢都邑之制宮殿之麗而未
知大宋畿甸之美政化之始也予幸得職採風謠官
參儒雅千里之郊圻是巡八使之輶車斯假若夫大邑

楊

劉

晏

范

楊

侃

筠

殊

仲淹

侃

名城神臯沃野畫地可記濡毫可寫至於宮禁之深嚴
予未聞也都城之浩穰衆所覩也是故彼述其內子言
其外蓋萬分之舉一難盡述而備載昔者唐網不振國
鼎將遷俄梁室之革命啓浚都而應天既觀法於左壩
右隴亦取則於西澗東瀍大矣雄圖昭然聖謨謂陳留
天下之衝要謂大梁海內之膏腴漢祖得之則齊楚之
敵敗亡相繼成就擒而即誅梁王守之則七國之師不
敢西向盡爲馘而爲俘實王氣之長在且萬世而作都
也莫不廣封溝設險固襄平割宋之美田戴邑襲曹之
沃土滑分屬邑之二城陳滅太康之萬戶潁川之鄆陵
扶溝滎陽之中牟陽武咸命落編民於州籍并地圖於
天府故得雄臨九州陋視三輔經營歷於五代法則垂
于萬古 皇宋之受命也 太祖以神武獨斷 太宗

以聖文誕敷平江表破蜀都下南越來東吳北定并汾
南取荆湖是故七國之雄軍諸侯之陪臣隨其王公與
其士民小者十郡之衆大者百州之人莫不去其鄉黨
率彼宗親盡徙家於上國何懷土之不聞甲第星羅比
屋鱗次坊無廣巷市不通騎於是出居王畿掛戶縣
籍興產樹業出賦供役者矣豈比夫秦選戶口於咸陽
漢徙豪傑於陵邑魏將實於河南驅異民而是入也今
聖上之在東宮也尊以皇儲尹茲京邑視政之初民訟
雲集莫不察之以情爲辯之以曲直發伏禁姦親刺繁
刑旣而桴鼓不鳴豪右斂迹吏不敢欺民用懷德若乃
龍樓曉出奉法謹身教民以事父也親拜師傳降禮國
儲教民以事師也公退則侍講在前出入則四賓是翼
尚老尊學與民爲則是時王畿之內易俗移風以至

正南面居域中由內及外化行令從是君上德惠素立
而正教早崇也若乃銳旅百營高城千雉孫武教陣吳
起撫士其齊如林其猛如虎手擊利劍足張彊弩躍馬
奪樂投石投距入則訓練出無征戰身閑賞厚家有餘
羨是故擁彊兵衛近甸如大郡雄藩為屏為翰者且有
九縣尉軹城棘留隴北壤邑天設二渠曰蔡曰沐通
江會海縈畿帶甸千倉是興萬庾是建杜預主計劉晏
司漕何貢何輸吳粳楚稻月致百萬猶責其少漢之太
倉積粟紅腐使彼粒而計之未及哉斗量之數成王之
庾萬箱以供未若我千艘往來運江淮而無窮是故備
九年之儲充六軍之給當津處要山積雲入者復有五
邑陳留雍丘襄邑若乃惣戎者貴領專城宰邑者上應
列星簿既資高尉亦秩清率兵守戍者五鎮隄城義驤

萬勝鎮皆置甲士防統騎分巡者兩路府界東西兩路
守有使臣掌領之仁城皇之外遊徽四布檢城四面巡相相八臣是警是
護謂東西兩路泊京城四人也郊原煦煦春草萋萋邊烽不
警牧馬爭嘶廐空萬櫪野散千蹄陂閑牧南隄河已南
廣野多牧沙平走西冲平允宜地驥一飲空川一齒空
原去如霧散來若雲連地廣馬多古未有焉若乃任土
出於民心獻片比於古俗園茄早實時菓先熟瓜重南
門笋宜脩竹鬻於市芳利既兼倍進於君芳恩必霑沐
時或戴勝降桑螵蛸未鳴野人登麥以先至蠶婦貢絲
而已成別有襄陵之桃楊夏之柿朱櫻宜於谷林丹杏
出於尉池其或陽鄉千樹之梨扶樂千樹之栗比封千
戶之侯亦何讓於昔日鹹壤宜北鄉之羊野菘美東邑
之豕魚鼈鳥鴈之盛西有陂芳萬頃菱芡蓮藕之美東

沿堤兮百里其或仲冬之月禮尚進鮮介麋素出於逢澤狡兔復多於梁園乃命萊田於虞人選徒於司馬四校畢陳六飛風駕何千乘萬騎之馳騁滿四通五達之郊野西或過於圃田之藪東或出於平臺之下乃有孟賁之徒烏獲之類檀楊而來叱咤而至搏虎兕擊熊豕玄豹逆曳白狐生致復有負羽從獵之人控弦伏獸之士落孤鴈於馬首貫雙鷗於雲裏然猶示之以三驅之仁寬之以一面之網不使獸殫於下禽盡於上何長楊之獵自謂於禽多雲臺之畋敢誇其地唐哉圖書載詳境土斯見開封則漢志之名邑今二赤之首冠祥符則天書之降年易新名於舊縣總結之入斯爲近甸若乃百萬衆之分營十二市之環城囂然朝夕異彼郊坰其東則有沐水之陽宜春之苑向日而亭臺最麗迎郊而氣候先暖鷺轉何早花開不晚瞻太一之清宮壯先朝之命工構宇煙霞之外出俗囂塵之中效仙人之樓居慕老氏之玄風青青道邊千畝何田端拱之初藉于此焉儻邾一執青史千年登蓼隄以東望見高臺之百尺居道之南在岡之北下有廣場可馳可逐我皇帝初即寶位大閱軍旅親乘戎輅習戰于此士馬秋勁甲冑晨整止憑軾以將觀衆無譁而是聽列八陣之形申三令之語肅將帥嚴部伍頗牧授之以方略韓彭進之以旗鼓失軍容者戮以徇衆有勇敢者賞而裂土彼上林之馳射驪山之講武豈可同日而語哉其南則有崇崇清壇肅肅齋宮卜是吉土龜從筮從永奉禋祀郊見昊穹燔柴展禮萬世無窮別有景象仙島園名玉津珍果獻夏竒花進春百亭千榭林間水濱珍禽貢芳何方怪

獸來兮何鄉郊藪既樂山林是忘則有麒麟含仁騶虞
知義神羊一角之祥靈犀三蹄之瑞狡狴來於天竺馴
象貢於交趾孔雀翡翠白鷗素雉懷籠暮歸呼侶曉去
何毛羽之多奇罄竹素而莫紀也忽斷花牆又連池籞
介族千狀沙禽萬類盡游泳而往來或浮沈而出處柳
籠陰於四岸蓮飄香於十里屈曲溝畎高低稻畦越卒
執手吳牛行泥霜早刈速春寒種遲春紅粳而花綻簸
素粒而雪飛何江南之野景來輦下以如移雪擁冬苗
雨滋夏穗當新麥以時薦故清蹕而親至輦從千官郊
陳萬騎既觀穫以六罷亦宴犒而後已其西則有池鑿
金明波寒水殿鷓首萬艘而豎浪虹橋一道而通輦太
液無濫湯之深靈沼有潢汙之淺時或薰風微扇晴瀾
始暖命樓船之將軍習昆明之水戰 天子乃駐翠華

開廣宴凭欄檻於中流瞰渺茫於四面俄而旗影霞亂
陣形星羅萬棹如風而條去千鼓似雷而忽過則有官
名飲飛將號伏波驤江中之龍避船下之戈黃頭既衆
文身之卒且多類虬龍而似蛟蜃駭鯨鯢而走鼉鼉勢
震動於山嶽聲沸騰於江河別有浮泛傀儡之戲雕刻
魚龍之質應樂鼓舞隨波出没鑿輿臨賞以盡日士庶
縱觀而踰月波池之南有苑何大既瓊林而是名亦玉
輦而是待其或桂折天庭花開鳳城則必有聞喜之新
宴掩杏園之舊名於是連鑣上苑列席廣庭蓋我朝之
盛事為士流之殊榮一派如飛通漕架虛越廣汴湍流
之上轉皇城西北之隅貫都注御溝之口轉漕通廣濟
之渠京索導源而于彼金水名河而在茲其北則瑞聖
新名含芳舊苑四方異花於是乎見百轉好鳥於是乎

聞十洲德景三島分春延廐之設是名天駟伐大宛以
新求涉渥洼而遠致群驅八騎隊數十驥雖輓粟之千
車乃嘗秣之一費彼沙臺之崔嵬聳佛刹之千尺岡阜
連延於西南原田平坦於東北何沙海之飛揚忽到此
而止息莫不地多賢士代出異人何干旄之子子向浚
郊而雲臻雖梁多於長者非安國而不聞過信陵之祠
宇想英風而若存何侯嬴之白首尚抱關於夷門遇公
子之好賢忽枉駕而咨詢既同載而過市謁隱屠而駐
輪果嘉謀之斯得救邯鄲而義伸奪晉鄙之十萬終自
將而却秦設守冢而奉祀值漢皇之東巡若乃過陳留
之故邑訪地名之所因蓋二留之分別彼彭城而此陳
昔赤帝之起義會子房而于此始錫賢於上天終受封
於茲地既萬戶以建侯亦千年而崇祀千屯北縣之郭
郭三月南河之鄆市何飛梁之新遷患橫舟之觸柱今
之雍丘古曰杞國民厚風俗土繁貨殖縣之西郊山曰
谷林其或花迎野望煙禁春深景當妍麗俗重登臨移
市景日傾城賞心幄幕蔽野軒蓋成陰暮而志歸樂不
絕音既同歡於萬室罔惜費於千金厥篚織文出於襄
邑池濯錦以爲名蜀有江而焉及復有成平大縣
我宋新建因紀年以命號詔將作而營繕公宇之制申
于畿甸中有大川通闡帶闡貫都邑而北來走江湖而
南會何客棹之常喧聚茶商而斯在千舸朝空萬車夕
載西出玉關北越紫塞徵尉氏之名本大夫之邑蓋鄭
國之上田俾獄官而世襲何彼樂郊今爲畿地爰有仁
木應乎嘉瑞二棠合生雙榆連理槐獨秀而通枝木異
類而同氣良宰畫圖而來聞大尹飛章而奏異莫不召

虎殿之宿儒集麟閣之名士驗彼祥經考乎信史表六合之一家而帝德之光被也加以地多藪澤利有蒲魚晴澗望晶波之色山水觀惠民之渠乃有檝師炭商交易往復素衣化緇漆身同色行舟則憂瞻雲雨售貨則冬禱雪霜經宋樓而關征既薄歷朱曲而市稅有常潺湲泊溝渙渙有水入鄢陵而碧截原田過扶亭而清映閭里珍貨奔馬欄之道豪俠聚建雄之市彼東昏之舊城易美號於新室似興廢之有時而圖讖之預出何以明而代昏符作畿於聖日考城之人舊俗剛毅鄉出勇夫異多壯士椎埋為姦任俠尚氣睚眦必報孟閭刃起今為畿民禮束化被暴虎之徒聞義則畏南祖太康淮陽甚邇地宜瑯玕家有蒼翠城過兩扶溝踰二備地既成於上田人不趨於末利桑成陰而春繁棗結實而秋美

問中牟之耆民歎魯恭之仁宰何三異之善政有千年之遺愛遇我后之盛明西朝拜於園陵瞻路隅之靈廟想前史之嘉名祭以上公之禮爵以太師之榮若夫八澤澤經有八澤清口澤管澤鴈澤經有八澤清口澤管澤鴈澤經有八澤清口澤管澤鴈九溝溝經有九溝清口溝管溝鴈溝經有九溝清口溝管溝鴈九溝溝經有九溝清口溝管溝鴈溝經有九溝清口溝管溝鴈九溝溝經有九溝清口溝管溝鴈溝經有九溝清口溝管溝鴈名周流原野表界境上宿萬勝以遙觀見斗門之雙注吸驚浪以橫來絕長隄而可懼其始也患彼決溢利其填闕溉萬頃之陂澤變於古之島鹵盡若膏腴咸通耒耜有若決漳灌新旁之田鑿涇沃關內之士然後疏導入白溝之流會同為漕渠之助彼梁固之在東亦派分於波勢波勢經有三對對離離離東沿流有一舍之遙則水無寸差之異何一啓而一閉常若合於符契始注陂而雷聲終入渠而駟逝散濁浪以澄沙廣良田而濟世指

陽武以北遇涉博浪之長沙岡斷續以千疊塵飛揚而
四遶人迷途而莫辨鳥投樹以何賒策不進兮我馬輪
欲埋兮何車過戶牖之名鄉乃曲逆之舊里何分社之
稱平已宰國而有志經計相之里中思張蒼之善筭屈
柱史以事秦榮列侯而佐漢宜二賢之靈祠歷千古而
輝燦西望河流經帶二邑高岸山立回灣箭急蟻壤夏
漏衝決莫救基根相扶萬柳千榆輿梢畚土常設備禦建
營置卒轉粟實戍堅彼金隄鑿乎前古秋防夏扞守以
朝暮冬計春修役均編戶岸艤連航兵屯兩渡阻浩浩
之波扼憧憧之路北棹謳晨南帆落暮唯茲是防非利
是務右倚太行橫絕雲霧夫雍阻仁嶠之險洛憑九河
之固方之於是彼若平路過濮水之長渠經封國之舊
域寥落兮桐牢之亭湮沒兮黃池之迹何昔也明折量

重諸侯於此以會同今也京邑翼翼四方於此以取則
涉長垣之塗歷古衛之境城有婦姑之名人恭孝慈之
行嘉孔子之入蒲先宰字以觀政羨大家之東征復農
田而發運若乃南瞻潘里北指蘭岡樹新文於二碑易
美號於兩鄉因東封之行幸感瑞應之非常忽有鳴啞
降于宮蒼丹頂未辨於煙際玉羽已穿於仗旁九其數
象君道之體陽再而降符常運之重光何德動於上天
而道盛於前王也如是哉客既聞臣之說而知漢以宮
室壯麗威四夷 宋以畿甸風化正萬國彼尚侈而務
奢此誦道而詠德乃曰使孟堅可作平子再生讀子之
賦不敢復談于漢京也

大酺賦

劉錫

臣謹按前志酺之言布也王德布於天下而合聚飲食

爲肇自炎漢初興日不暇給罰其合醪之會著于三尺
之法逮乎孝文崇修禮義賜酺之惠緣是流行况
我朝盛德形容汪洋圖謀固不可以寸毫尺素孟浪而
稱也臣今所賦者但述海內豐盛兆庶歡康爲負喧獻
芹之比爾其辭曰聖宋紹休兮三葉重光祥符薦祉兮
萬壽無疆昭景貺於紀元之號還淳風於建德之鄉慶
無窮而不被俗無細而不康乃下明詔申舊章賜大酺
之五日洽歡心於庶邦爾乃京邑翼翼四方是則通衢
十二兮砥平廣路三條兮繩直固不以列肆千里集民
萬億羣有司而先置戒掌次而具飭幕九章兮燦若舒
霞廊千步兮軒如布翼外饗之百品有叙酒正之六物
不忒分命司市遷闕闐於東西鳩集梓人校輪輿於南
北將以極瑰奇詭異之歡示深慈至惠之澤也於是二

月初吉春日載陽 皇帝乃乘步輦出披香排飛闥歷
未央御南端之燒闕臨迴望之廣場百戲備萬樂張仙
車九九而並鶩樓船兩兩而相當昭其瑞也則銀毫丹
旆象其武也則青翰舳舻聲砰礚兮非雷而震勢憑凌
兮弗葦而航且觀夫魚龍曼衍鹿馬騰驤長蛇白象麒麟
鳳凰吞刀瑾瓌吐火熒煌 或叱石而成羊文豹左
擎兮右攬玄珠倏耀兮忽藏畫地而川流淅淅移山而
列岫蔣蔣神木垂實靈草擢芒髮鬚豆獸綽約天倡曳
綃紈而綵繚振環珮兮鏗鏘赤刃受黃公之祝大面體
蘭陵之王木女發機於曲逆鳥言流俗於冶長千變萬
化紛紜頡頏前者拗怒而欲息後者疲癢而激昂舞以
七盤之妍袖間以九部之清商彈箏擗箏吹竽鼓簧南
音變楚隴遂明羌琵琶出於胡部修鼓發於彌狂方響

遺銅磬之韻羯鼓闐山花之芳笙篴之妙引初畢筚管
之新聲更揚洞簫參差兮上處燕筑慷慨兮在旁琴瑟
合奏而奚辨填篴相湏而靡違信滿阮而滿谷豈止乎
盈耳洋洋而已哉又若撞末之技趨捷之徒籍其名於
樂府出其業於都廬卒險百尺力雄十夫望仙盤於雲
際視高組於坦塗俊軼鷹隼巧過猿狙銜多能於懸絕
校微命於錙銖左迴右轉既亟且且嘈噴沸潰鼓譟獻
歎突倒投而將墜旋斂態而自如亦有佞僮赤子提携
叫呼脫去強裸負集危軀效山夔之躑躅恃一足而有
餘歎對舞於索山跳九劍而爭趨偃仰拜起如禮之拘
雜以技距投石衝狹戲車蛇矛交擊猿騎分驅韓嫣之
金丸疊中孟光之石曰凌虛習五案者於斯盡矣透三
峽者何以加諸復有侏優旒孟滑繆淳于詼諧方朔調
笑酒胡縱橫謔浪突梯囁嚅混妍醜於戚施變舒慘於
籛條乃至角抵蹴踘分朋列族其勝也氣若雄虹其敗
也形如槁木誰謂乎狼子野心而熊羆可擾誰謂乎以
疆凌弱而猫鼠同育斯固藝之下者亦可以候情而悅
目是時也都人士女農商工賈鱗萃乎九達之達星拱
乎兩觀之下舉袂兮連帷揮汗兮霑雨鈿車金勒雜遝
而晶熒袷服靚裝藻縟而容與網利者罷登龍斷力田
者競辭畎畝屠羊說或慕功名斲輪扁亦忘規矩寂寂
兮巷無居人憧憧兮觀者如堵以邀以遊爰笑爰語始
乃抃舞於康莊終乃含歌於罇俎旁有相如滌器濁氏
賣脯乘時射利鬻良雜苦勺藥之味舐啄盡取既費用
以兼贏咸滿志而自許又乃百工居肆衆貨叢聚錦繡
之設醖朗薨廡競相高以奢麗差難得而翫縷于以見

國家蕃富上下充足女有餘絲男有餘粟顧金土兮同
價興禮讓兮郁郁若夫七相茂族四姓良家蟬聯鼎盛
照耀繁華皆結駟而連騎雖兩漢其寧加則又有菟裘
老臣逍遙高尚乘下澤之車曳靈壽之杖爰藝晉首於堯
雲挹澗罇而無量鄉里俊造草澤英才覽德輝而狎至
觀國光而聿來顧鼎食之可取豈直野草之謂哉羽林
戴鶡之夫期門攸飛之子罷羽獵於長楊投賓壺於棘
矢襲楚楚之衣裳喜交臂於墨里大矣哉惟堯舜之作
主兮盛德日新矧臯夔之爲佐兮嘉猷矢陳奏君臣相
悅之樂會比屋可封之民湛露未晞在藻之權允洽太牢
如享登臺之衆咸臻老吾老以幼吾之幼不獨子其子
而親其親鰥寡孤惇兮各有所養蠻夷戎狄兮孰非我
臣粟帛之賜已厚牛酒之給仍均春醴惟醇炮炙薌芬
皤髮者駕有而洩洩支離者攘臂而欣欣莫不含笑而
吐氣蹈德而詠仁一之二之日樂且有儀三之四之日
不醉無歸五日兮饜飫斯極但見乎含哺而嬉介爾眉
壽和爾天倪非夫上聖之乾乾致治其孰能逸豫而融
怡者哉敢爲系曰於鑠 我宋巍乎帝先創業垂統靜
直動專威烈旣茂文德是宣謙而不宰讓之于天上帝
允荅靈貺昭然厥慶惟大庶民賴焉爰錫醕飲流惠周
旋有殺如阜有酒如川旣醉旣飽無黨無偏體安舒兮
被堯日氣和樂兮暢薰絃祝聖祚兮揚純懿永延長兮
彌億年

中園賦

晏殊

在昔公儀身居鼎軸念家食之憑厚斥芳蔬之薦藪粵
有仲子堅辭廩祿率齊體於中野灌百畦而是足惟二

哲之高矩藹千齡之信牘雖顯晦之非偶諒謨猷而可
復豈不以崇高宅乎富貴聲教移乎風俗四民謹舊德
之業百乘鄙盜臣之畜義利貴於交戰矛盾出焉並鬻
代工而治兮戒在貪競付物以能兮使其茂育斯有位
之良訓乃羣倫之所屬天地閉兮賢隱置網張兮獸伏
怖炎火之焚石而東龜之毀橫其田畝以昏作晦膏蘭
而擇福我負子戴兮終年靡勞夏葛冬裘兮匪躬是辱
斯遯世之攸處詎紛華之河瀆眷子生兮曷爲幸親逢
乎盛時進寬大治之責退有上農之貲求中道於先民
樂鴻鈞於聖期寓垣屋於窮僻啟林巒於蔽虧朝青閣
以夙退飭兩驂兮獨歸窈藹郊園扶疎町畦鮮巾組以
邀遊飭壺觴而宴嬉幼子蓬鬢孺人布衣嘯傲猶臨運
渚湄或捕雀以承蜩或摘芳而翫蕤食周粟以勿踐詠

堯年而不知琴風颯以解愠田雨滂兮及私爾乃壇杏
蒙金蹊桃銜碧李雜紅縹柰分丹白梨誇大谷之種梅
騁含章之飾烏勃旁挺來禽外植櫻胡品標而形別棠
棟名同而實析大柀朱柿兮駢發櫻棗安榴兮間拆棋
楂以馨列蒙采枳棋以甘芳見識援蓂奠於林際架蒲
荀於沼側况夫霜薤含潤雲葵薦澤芹自南楚蒜來西
域蘇荏抽穎蓼葑凝液董薺更茂菲葑代殖苜蓿麗筵
藁荷幕歷鍾山之菘韭早晚吳郡之莧茄紫白識女耀
而瓜薦大鼎中而芋食匏瓠在格以增衍藜藿綠陰而
可摘若其愈疾栽菊忘憂樹萱香珍綠蕙媚服崇蘭玉
藥金莖相思杜鵑辛夷龍紫芍藥含丹游龍出隰芳苾
生原籬槿彫暮宮槐合昏四衢綺錯五出星聯衰蕤蘇
回切落蕊纂纂初妍護臺香而蝶亂聚崖蜜以蜂喧與

夫豬苓馬勃澤菹溪蓀荔苺禦凍椒桂含溫萸房入佩
菰首登殮薜荔成帷昔邪在垣獨堪除渴酸漿治煩葛
蒲感於百陰葶蔞萌於大寒卷施心拔而不死虎鬣蔓
生而自懸彘首牛脣之夥鷄腸烏喙之繁紅鬢紺膚丹
房碧延或山經之號著或藥錄之名傳至夫松檜被徑
梧楸蔭軒江蕉凝牛酸切綠海栢渾圓石安蒼蔚扶老
縈纏蠹蠹筠之東美垂溪柳之三眠或後彫而秀出或
總翠以相先叢灌駢滋翺飛所據驗九扈以農正察五
鳩而民聚戴雉興蠶織之候布穀起耕耘之務當陸成
而鷄鳩去止麩麥秀而倉庚始翦伯勞驚於早寒盍旦
戒乎將曙晨風不繫而逐雀斲木無聲而食蠹鷓介立
以擅澤鳥羣噉而反哺鷓匪陋於荆棘鷄無營於鍾鼓
順時律以弄吭樂天和而命侶鸞溢溢以交賀鵲脩脩
而吉語旣量爵之不設在槽巢而可俯談王道於樵子
接歡歌於壤父鑿坎井之凝冽決清渠而灌注愚抱甕
以殫力智設棹而盡慮咸不病於夏畦各無憂於梓茹
懿夫觀品彙之零茂識元精之所存覩百嘉之穰儉明
四序之無愆動植飛潛兮得宜乃悅兩暘寒燠兮叶度
而蕃且復諭名花於君子興瑤草於王孫采家臣之秋
實歌上瑞之豐年資旨蓄而御冬擷衆芳而鍊顏至若
嚴客幸臨良辰是邁載掃危榭爰張宴豆蒙山騎火之
茗豫北釀花之酎或秋弈以當局或唐兮而在穀哨壺
枉矢之設博簃樗蒲之侑誠一笑兮相樂亦千金而爲
壽灑毫牘以摛思極朋情而卜晝送歸鴻兮海壖揆鳴
瑟兮賓右舞長袖兮相屬命歡謠兮迺奏無取次公之
狂不遺椒舉之舊春晚晚兮氣佳臨高臺兮淑華夏恢

台兮日永蔭茂林兮脩迥涼月皎兮鍾漏寂朔霰飛
宇負廊丹府以懲忿悅靈龜而繕性茲所謂祛魯相之
介節略於陵之獨行却園夫之利兮取彼閑適荷王國
之寵兮遂夫游泳禽託藪以思鷺獸安林而獲騁倡佯
乎大小之隱放曠乎遭隨之命庶樂育於嘉運契哲人
之養正

明堂賦

范

仲淹

臣聞明堂者天子布政之宮也在國之陽于巳之方廣
大乎天地之象高明乎日月之章崇百王之大觀揭三
宮之中央昭壯麗于神州宣英茂於皇猷頒金玉之宏
度集人神之丕休故可祀先王以配上帝坐天子而朝
諸侯者也粵自蒼牙開極黃靈耀德巢穴以革棟宇以
植徹太古之弊明大壯之則風雨攸止宮室斯美將崇

高乎富貴之位統和乎天人之理乃聖大造明堂肇起
明以清其居堂以高而視壁廊焉而四達殿歸焉而中
峙禮以潔而儉必表之以茅教以清而流故環之以水暨
二帝之述焉合五府而祭矣逮夫夏禮秩秩奉以世室
商祀穆穆制以重屋神禹卑宮階以一尺之崇成湯受
命革以三尺之盛赫赫周堂制度景彰七筵兮南北之
廣九筵兮西東之長堂并包於五室室辨正於五方左
青陽而右總章面明堂而背北室耽然太室儼乎中黃
都徽名之在南取盛德之向陽或謂厥堂惟一厥室惟
九闢闔其三十六戶䟽達兮七十二牖亦規上而天覆
復矩下而坤厚近郊之宮廣而能受通天之宇高而弗
偶八方象其幅員九陛參其前後肅肅一作桓桓焉聽
政之廟應辰而周斝邁邁焉承天之柱列宿而相望環

林子葱蔥圓海方泱泱既方舟而經梁復素飾其廻牆
陳位序以有嚴議法象而必臧示邦域之景鑠期人神
之樂康左有辟雍天子學宮墳籍浩以明備文物森其
會同奉三壽以勗天下之孝設三之以勸諸侯之風右
有靈臺庶民子來若經始於神明延占候於昭回天之
道也惟默默以有象聖之心也蓋惕惕而無災此三雍之
大者故百世以欽哉若夫約周之禮稟夏之正天子升青
陽之位體大德之生彼相協謀有司奉行慶賜必均歷象
必明布農事於準直習舞德於和平止伯益之伐木禁蚩
尤之稱兵惟倉廩兮賑天之窮惟幣帛兮禮邦之英無
隱不彰無潛不亨蒙蕩蕩之至仁浸瀾瀾之醇精此明
堂之春也萬物為之榮又若炎以繼天羲以永日始於
仲呂之管復于清宮之律天子乃登諸明堂暨夫太室
命盛樂以象德致大雩以祈實升高明而有豫定心氣
而無逸靜百官之事驅五穀之疾無索於闕無難於門
止北伐之威以助養於生生導南風之和以飾喜於元
元此明堂之夏也萬物為之繁爾乃象正火位德王金
行羽漸于以南嚮穀萬斯而西成天子乃居總章之奧
奏清商之聲圖有功而專任詰不義而徂征脩法制以
謹收藏之令養衰老以惻搖落之情同我度量平子權
衡人社以崇厚兆民報本之志神倉以祕示萬邦致孝
之誠此明堂之秋也天下為之清及夫蟲介時分虎威
夕永詩人發其涼之詠日官宥可愛之景天子乃北堂
以居南面而省錫飲蒸之慶從祀寒之請於是戒門閭
備邊境勞三農於休息警百辟於恭靖闕市必易宮室
必整無用之器斯徹無事之官必省飭國典以俟來歲

之宜講武經以肅萬邦之屏此明堂之冬也天下為之
靜斯乃順其時與物咸宜適其變使民不倦者也稽夫
宗祀之文大享之辰上儀乎皇皇盛節兮彬彬北於郊
也我則取文之勝方其廟也我則取質之純損益其禮
尊嚴其親五天之座擘擘以陳五帝之席弈弈而倫惟
太室之位迺上帝之神作配者先王從祀者五臣樽俎
離離玉幣莘莘牲牢之舉既遵於夏后蔬果之薦復本
於周人禮無不當誠無不臻聖人於是出齋宮而肅肅
被法服而循循酌一獻以從質躬百拜以表寅司儀實
相樂正攸賓進俎豆之吉蠲羅篚簋之輪困六樂成在
統美乎列皇八風相盪同和乎大鈞下舞上歌蹈德詠
仁非常之祭駿及者萬國莫大之孝蟻懷者兆民於是神
醉其德人樂而極太史書於策大夫頌於國頌曰明堂

崇之明王祀之禮以成之樂以歌之光天之下教以化
之若夫元朔會同羣后對越穆穆乎舜門之闢晰晰乎宣
燎之發帝時待旦而夕求衣以先紆黃組冠通天建日
月服乾坤佩干將升崑崙進山嶽之圭當雲龍之軒正
聖人之大寶示天下之有尊巍巍焉負宸而立濟濟焉
辨色而入太常正其等衰九賓序其名級中階之前三
公屹然應門之外九采察焉阼階之東諸侯以同西階
之西諸伯以齊門東北面者子之位門西東上者男之
次東門之外則有樂浪蟠木九夷之國西面而北上西
門之外則有蒙汜太秦六戎之屬南上而東向南門之
外則有朱垠越裳八蠻之族唯北是望北門之外則有
葷粥幽陵五狄之種唯東是尚於是泚泚旅進鏘鏘肆
覲嚮明者蓋取諸離觀光者受之以晉君臣之位定禮

樂之道振雅韶以奏文鐸以徇皆望雲而就日必歌堯而頌舜上和而下樂金聲而玉潤况乎晨光赫曦天顏弗違冕絃兮霞集玉帛兮川歸盛乎王庭之聲明煥乎天象之光輝若北辰之會衆星咸粲粲而在共如太陽之臨多露普湛湛而將晞莫不君三揖丁上臣載拜于下行典禮揚風雅訪雋良議窮寡人曷幽而覆盆賢曷惻而遺野于以盛名器于以休宗社署聖法於圓闕馳神教於方夏皇哉耀今昔之榮觀至哉敷億兆之純嘏故曰揖讓而治天下者明堂之謂也惜乎三代以還習者問問諸儒靡協議者喋喋而皆膠其增損忘禮樂之大本泥於廣狹廢皇王之大業使朝廷茫然有逾遠之嘆惘然有中輟之議殊不知五帝非沿樂而興三王豈襲禮而至爲明堂之道不必尚其奧行明堂之義不

必盡其制適道者與權忘象者得意大樂同天地之和豈匏竹而已矣大禮同天地之節豈豆籩之云爾自漢魏之下暨隋唐之際堂或三五之上道非三五之世蓋不取其厚而取其薄不得其大而得其細享配之文或然未分政教之列斯焉弗聞是則帝道不施胡取乎總期皇德不隆胡取乎合宮故夫明堂之設也天子居之日敬日思思之何也萬微存乎消息敬之何也兆靈繫之安危繇是惟克念以作聖思堯舜之齊名懼巍巍之弗逮迺孜孜於鷄鳴唯至平之休代思阜財於吾民懼四維之有艱尚瘡痍而百辛故聖人之寶儉弗下利而上侈思寡費而薄索民庶幾于格取惟下武之太寧亦省躬于干戈取諸豫於四方慨風雲以長歌惟知人其古難思濟濟乎賢者蓋舉一於臯陶迺連茹于天下惟

好生之至德思與物而爲春懼幽陋之靡及常咨命于
仁人惟及人之一德始若晦而彌彰故三五之君子騰
茂實而無疆惟皇極之大範思天下而與平懼萬物之
或差持我心於誠衡然後見天下齊於無體和於無聲
厖眉而壽吾何仁之有含哺而嬉吾何力之爲但淵淵
絲絲無反無偏浸淳澤以咸若樂鴻化於自然此明堂
之道也蓋無德而稱焉我 國家凝粹百靈薦馨三極
東升煙於岱首西展琮於汾側未正天神之府以讓皇
人之德祖考來格俟配天之儀諸侯入朝思助祭之職
崖上聖之謙而愚臣之惑也臣請考列辟之明術塞處
士之橫議約其制復其位儉不爲其陋奢不爲其肆斟
酌乎三王擬議乎簡易展宗祀之禮正朝會之義廣明
堂之妙道極真人之能事以至聖子神孫億千萬期登
於斯念於斯受天之禧與天下宜而已乎

宋文鑑卷第二

宋文鑑卷第二

士之至德思... 人惟及人之... 實而無... 差持我心於... 眉而壽吾何... 諱與反無偏... 道也言他德... 舟煙... 宋文鑑卷第二... 思助祭之... 之州... 會之義... 萬...

宋文鑑卷第三

賦

松江秋汎賦

鳴蟬賦

秋聲賦

圓丘賦

右史院蒲桃賦

詆仙賦

憫獨賦

靈鳥賦

凌霄華賦

拼摺賦

離憂賦

葉清臣

歐陽脩

歐陽脩

宋祁

宋祁

宋祁

宋祁

梅堯臣

梅堯臣

劉敞

劉敞

石室賦

狄 遵度

鑿二江賦

狄 遵度

交趾獻奇獸

司馬 光

思歸賦

王 安石

歷山賦

王 安石

事君賦

王 回

松江秋汎賦

葉 清臣

澤國秋晴天高水平遙山晚碧別浦寒清循遊具區之
野縱泛吳松之濡東瞰滄海西瞻洞庭槁葉微下斜陽
半明樵風歸兮自朝暮汐溜滿兮誰送迎浩靈空兮一
色橫霽色兮千名於是積潦未收長江無際澄瀾方傾
扁舟獨詣社橘初黃汀葭餘翠鷺鷥朋飛別鷓孤唳聽
漁棹之漣響聞牧笛之長吹既覽物以放懷亦思人而

結欬若夫敵寇初平霸圖方盛均憂待濟同安則病魚
貪餌而登鈎鹿走險而忘命一旦辭祿揚舲高泳功崇
不居名存斯令達識先明孤風孰競又若金耀不融洛
塵其蒙宗城寡扞王國爭雄拂衣客右振耀江東拖翠
綸兮波上膾蟬翼兮梓中儻即時之有適遑我後之為
恫至如著書笠澤端居甫里兩漿汀洲片帆煙水夕醉
酒壚朝盤魚市浮游塵外之物嘯傲人間之世富詞客
之多才劇騷人之清思緬三子之芳徽諒隨時之有宜
非才高見棄於榮路乃道大不容於禍機申屠臨河而
蹈 壅伯夷登山而食薇皆有謂而然爾豈得已而用
之別有執簡仙瀛持荷帝柱晨韜史氏之筆暮握使臣
之斧登覽有澄清之心臨遣動光華之賦荷從欲之流
茲慰遠游之以懼肇提封之所履屬方割之此憂將溱

疏於匯川其拯濟乎珍疇轉白鶴之新渚據青龍之上
游濯埃垢於緇袂刮病膜乎昏眸左引任公之釣右援
仲由之桴思勤官而裕民迺善利之遠猷彼全身以遠
害蓋孔臧於自謀鮮鱗在俎真茶滿甌少廻俗士之駕
亦未可為茲江之羞

鳴蟬賦

歐陽脩

嘉祐元年夏大雨水奉詔祈晴于醴泉宮聞鳴蟬有感
而賦云

肅祠庭以祗事兮瞻玉宇之崢嶸收視聽以清慮兮齋
予心以薦誠因以靜而觀動兮見乎萬物之情於時朝
雨驟止微風不興四無雲以青天雷隱隱其餘聲乃蕭
芳葯臨華軒古木數株空庭草間爰有一物鳴于樹顛
引清風以長嘯抱纖柯而永歎嘒嘒非管冷冷若絃裂

方號而復咽凄欲斷而還連吐孤韻以難律含五音之
自然吾不知其何物其名曰蟬豈非因物造形能變化
者邪出自糞壤慕清虛者邪凌風高飛知所止者邪嘉
木茂樹喜清隱一作陰者邪呼吸風露能尸解者邪綽
約雙鬢修嬋娟者邪其為聲也不樂不哀非宮非徵胡
然而鳴亦胡然而止吾嘗悲夫萬物莫不好鳴若乃四
時代謝百鳥嚶兮一氣候至百虫驚兮嬌兒姪女語鸝
庚兮鳴機絡緯響蟋蟀兮轉喉弄舌誠可愛兮引腹動
股豈勉彊而為之兮至於汚池濁水得雨而聒兮飲泉
食土長夜而歌兮彼蝦蟇固若有欲而蚯蚓又何求兮
其餘大小萬狀不可悉名各有氣類隨其物形不知自
止有若爭能忽時變以物改咸漠然而無聲嗚呼達士
所齊萬物一類人於其間所以為貴蓋以一作已巧其

語言又能傳於文字是以窮彼思慮耗其血氣或吟哦其窮愁或發揚其志意雖共盡於萬物乃長鳴於百世子亦安知其然哉聊為樂以自喜方將考得失較同異俄而陰雲復興雷電俱擊大雨既作蟬聲遂息

秋聲賦

歐陽修

歐陽子方夜讀書聞有聲自西南來者悚然而聽之曰異哉初淅瀝以蕭颯忽奔騰而砰湃如波濤夜驚風雨驟至其觸於物也鏗鏘錚錚金鐵皆鳴又如赴敵之兵銜枚疾走不聞號令但聞人馬之行聲予謂童子此何聲也汝出視之童子曰星月皎潔明河在天四無人聲聲在樹間子曰噫嘻悲哉此秋聲也胡為而來哉蓋夫秋之為狀也其色慘淡煙霏雲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氣慄冽砭人肌骨其意蕭條山川寂寥故其為聲也

淒淒切切呼號憤發豐草綠縈而爭茂佳木葱蘢而可悅草拂之而色變木遭之而葉脫其所以摧敗零落者乃其一氣之餘烈夫秋刑官也於時為陰又兵象也於行用金是謂天地之義氣常以肅殺而為心天之於物春生秋實故其在樂也商聲主西方之音夷則為七月之律商傷也物既老而悲傷夷戮也物過盛而當殺嗟乎草木無情有時飄零人為動物惟物之靈百憂感其心萬事勞其形有動于中必搖其精而況思其力之所不及憂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為槁木黝然黑者為星柰何以非金石之質欲與草木而爭榮念誰為之戕賊亦何恨乎秋聲童子莫對垂頭而睡但聞四壁虫聲唧唧如助予之歎息

若夫天地之區既奧而腴王者所以作京焉神明之隲
匪攻而築上帝所以定位焉 我朝之擁歸運也畿甸
鎬保界之陋鄗周維濟濬之淵乃据梁之芒芒偵河之
渾渾畫邦畿之千里于以宅天子之尊然後翼翼乾乾
作邦乎先禘其祖之所自出兮遂有事乎昊天占國南
之七里得高丘之崛然自乾寓之初關保坤靈而不遷
藏偉非於遐葉震元符於茲年此 烈祖所以哀神之
對 神宗所以放物之蠲 真考之所陟降 丕后之
所周旋藹 列聖以丞術總萬靈而賓延翕降監之厚
福焯巍巍而亡原則晉考十乎委粟漢彤飾乎甘泉曾
不得望我之末光絕炎况並驅而濟有哉敢問圓丘之
狀也其何如矣廣矣大矣略可詳矣上崔嵬以鬱律兮外
博敞而神麗邇朱鳥以高蟠兮旣瑰魁而邪峙休氣回
復乎其椒兮榮泉滋滲兮其止魑魅不若泯伏於其遠
兮神明肅然離衛乎其爾於是攘之辟之其蓄其翳修
之平之其炊其燬上三陔以積高外四門而疏陞列道
糊頰重營界紫無縮板以作勞不藉屬而昭侈因天質
之自然非人力之攸致萃兮似高山之在周邦截焉若
隆睢之亘汾滌及夫滄日肇祀于郊之宮陶匏尚質金
石有容璧奠禘以蒼蒼兮鼎啟雲而隆隆百神服食蔓
衍乎坎間兮有司守燎絜爛乎壇中穆穆天子相維辟
公咸盛氣以彊力相升降兮穹崇披大紫之莫莫招翠
黃之雍雍合蕭薌於欽柴曳高煙乎璇穹塞天淵以隲
祉奮光明於亡窮跋乎已事罔有不恭若乃自內出者
無正不行自外至者無主不止故我率乎祖而推本正
其位而升配使禮動乎上則神饗樂交乎下而人喜畢

九州以獻力罄一純以盡意君子曰觀天下之物無以稱其德所以因天事天取至誠爲貴則斯立也實國家集福之清場事神之寶時國聽之所馮厚靈心之所翔會駐鬼寶於飈歛黃圖之方志彼草樓列仙之館像設梵王之廬豚蹄種祠之託鱗長九淵之居皆祠官之細祀族之餘尚且落成者鼓吻而極嘆乞靈者舐筆而爭書叛宣父以語怪溺丘明之好巫獨圓丘歸而遺美寧儒者佞僂而未之思歟遂作頌曰屹圓壇赫助大盤盤兮君之升帝是饗羣華而安兮禮無違福不回委如山兮聖繼聖萬斯年長監觀兮

右史院蒲桃賦

宋 祁

癸酉之仲夏予授詔修書寓於右史院紬繹多暇裴回堂除有蒲桃一本延蔓踈瘳垂實甚寡予且玩且惜以爲省戶疑切禁廷敞閑人不天摧禽不棲啄與平原槁壤有間匪灌叢宿莽所干而條悴葉芸不爲時珍何邪得非地以所宜爲安根以屢徙爲危封殖浸灌信美非願因爲小賦代其臆對云

昔炎漢之遣使道西域而始通得蒲桃之異種偕首蓓以來東矜所從以至遠遂徧殖乎離宮去葱雪之寒鄉託嶠函之福地並萬寶以均載歷千古而舒粹玩之可使蠲煩食之足以平志不由甘而取壞迺因少而獲貴鄙袖苞之輕悅賤蔗境之塵滓粵何人斯殖我于茲託深巖之祕署切輶輻之文穰培孤莖以膏壤引柔蔓乎標枝泉石渠以蒙浸露金莖而泣滋布涼影於月宮獵重葩於禁颺蔽風廬之岑寂隱肅唱而透遲彼得地而逢辰宜欣欣以茂遂奚敷華而委質反慘慘而茲瘁之

磊砢於當年讓紛華於此世是必野芟非曾掖之玩菲
實異太官之味困枳橘之屢遷嘆匏瓜之徒繫亦猶鬱
柳有性不願栝捲之華海鳥取容非榮觴酒之饋胡不
放之巖際歸之隴陰上敷榮於樛木外結庇於緇林蒙
煙沐霧跨野彌岑豐茸大德之谷棲息無擒之禽保深
根以庇本誠繁寶之披心窮天年以善育奚斤斧之可
尋亂曰階藥銜華堂萱爭麗枝以萬年爲名亦以五衢
稱瑞是皆託中涓以進孰荷鈎盾之爲地結賞心以自
如非孤生之所冀

詆仙賦

宋 祁

予既守壽春覽郡圖得八公山故老爭言山上有車轍
馬跡是淮南王上賓之遺耕者往往得金玄丹砂所化
可以療病因取班固書葛洪神仙二傳合而質之嗟乎

人之好奇而不責實也尚矣而洪又非愚無知者猶憑
浮證僞况鄙人委巷語耶作詆仙賦

憫茲俗之鮮知兮徇悠悠之妄陳常牽竒以合佐兮欲
矜已以自神探百世之實亡兮唱千齡之僞存彼淮南
之有將兮固殊刺而殞身緣內篇之不誕兮眩南公之
多聞謂八人者語王兮歷倒景而上賓餌王比之神藥
託此謳乎霄晨王負驕以弗虔兮又見譎於列真雖長
年之彌億兮屏帑偃而念愆糲殍滋糶都賭縶縶歎
仙念斯事之吾欺兮聊反復乎遺言號聖仙之靈稟兮
宜常監德而輔仁不足察王倨貴兮遽引內於天門已
乃悞其非是兮胡爲賞罰之紛紜寧仙者之回惑兮無
以異乎常人國爲墟而嗣絕兮載遺惡而不況故盛傳
其遺金兮謹礙石之餘廢武安陰語而前死兮更生爲

鑄以贖論彼逞詎以用時兮兀自警於斯文

閱獨賦

宋 祁

憫前人之抗志兮雖有適而遂迷恃我醒於皆醉兮矜
獨是於衆非吾固知高木不得林兮孤音鮮與之諧特
立廢於曹踞兮一妍掩於萬蚩舉吾黨以同寐兮孳子
覺其何之越家祀而訶冕兮裸尸捏而哂衣奮單絳以
正議兮安足救輿談之參差發介瞭之精覽兮何預群
蒙之佞嬉屈自高以赴淵兮夷已信而餓薇波清流而
無益兮返蒙謹而被訾今吾有道於此兮請質古而瑩
疑狂者以不狂者為狂兮飲泉流而後宜非聖者以聖為
非兮均獵較而免譏徃爾方而殺麋兮常偶欣而儷悲
深獨行以中晦兮煠明哲而為期

靈鳥賦

梅 堯臣

鳥之謂靈者何噫豈獨是鳥也夫人之靈大者賢小者
智獸之靈大者麟小者駒蟲之靈大者龍小者龜鳥之
靈大者鳳小者烏賢不時而用智給給兮為世所趨麟
不時而出駒流汗兮擾擾於脩途龍不時而見龜七十
二鑽兮寧自保其堅軀鳳不時而鳴烏鷓鷃兮招唾罵
於邑間烏兮事將兆而獻忠人反謂爾多凶凶不本於
爾爾又安能凶凶人自凶爾告之凶是以為凶爾之不
告兮凶豈能吉告而先知兮謂凶從爾出胡不若鳳之
時鳴人不怪兮不驚龜自神而剝殼駒負駿而死行智
驚能而日役體劬劬兮喪精烏兮爾靈吾令語汝庶或
汝聽結爾舌兮鈴爾喙爾飲啄兮爾自遂同翔翔兮八
九子勿噪啼兮勿睥睨往來城頭無爾累

凌霄華賦

梅 堯臣

厥草惟夭厥木惟喬草有柔蔓木有繁條緣根兮附蒂
一作質布葉兮敷苗朱華粲兮下覆本幹蔽兮不昭嗟
兮一作乎此木幾歲幾年而至於合抱夫何此草一旦
一夕而遂曰凌霄是使藜藿高艾慕高豔而仰翹翹也
安知蘋藻自潔蕙蘭自芳芙蓉出汗而自麗芝菌不根
而自長或紉珮帶或采頃筐或製裳於騷客或登歌於
樂章故得為馨為薦為嘉為祥皆無附著亦以名揚奚
必託危柯而後昌吾謂木老多枯風高必折當是時將
恐摧為朽荻不復萌蘖豈得與百卉並列也耶

拊桐賦

劉敞

圓方相磨純粹精兮剛健專直交神靈兮馮翼正性拊
桐榮兮中立不倚何亭亭兮受命自天非曲成兮外無
附枝匪其旁兮密葉森森劍戟銜兮溫潤可親廉而不
傷兮雪霜青青不畏疆兮壽比南山邈其無疆兮被髮
文身何佯狂兮沐雨櫛風寒無所妨兮苦身克已用不
失職兮摩頂至踵尚禹墨兮黃中通理類有得兮屹如
承天孔武且力兮懍其無華不尚色兮表英映衆木如
繩墨兮播弃蠻夷反自匿兮遁世無悶曷幽嘿兮明告
君子吾將以為則兮

離憂賦

梅堯臣

抱戚戚以長歎兮弔惇惇以自眎魂離離以駿邁兮精
蒙蒙而就翳氣貿亂以輻輳兮形爽洵而荒瘁信民生
之多難兮伊天命之方摯知隕性之無續兮畏忝經而
遺義日月騰以漂忽兮春與秋其狎至卒撫心以抑志
兮諒投艱以遺大冒帝堯之餘烈兮歷三正而相仍下
天漢而逾熾兮啓東藩於大彭胡亂夏以泯焚兮賢辟

世而迅征遡江介以幽覲兮沆三徙而弗聲求王明而受福兮祖來儀於太平泊黜城以棘凡支群龍以登績兮勅侔命於遠夷非別子於都邑兮更名數於京師繇清白以象賢兮爰頽慶而歷茲馭長策以適駿兮周窮荒而不疑敵輸歡以馴教兮夔變服而來娛中心實使生外兮謀大道之難推惟保性之蟬聯兮上參差以千歲裕後葉之孔艱兮憚情申而事廢志激揚之未究兮不克荷而爲罪誨丁寧之在耳兮洵僂俛而違殆忽馳思於昊天兮又寤擗而自懟發與齡以交永兮且命請而罔害涼不肖而違愆兮曾夫人之髮髯原本始而罔豫兮心涓陽以崩潰覲履厚而戴高兮顧生父其誰賴願去人間以超舉兮復供養以弭憂苟一覩於顏色兮豈餘生之足留中况忽而自失兮恭聞命乎前修天不可以忌兮道不可與謀母苟襲匹婦以圖諒兮固將徇

鴛父以寡尤

石室賦

秋

遵度

石室之幽古城之陬煙剝雨落苔華蘚稠斷勁頑而植立攢衆磊而互鳩齧首屹以孤挺虹氣據而外浮銷繁金之用侈陋銘燕之積偷傑立西土邈視千秋何愛人而思樹卒頽否之靡由室之經始請替其紀其人則遠其室其適其室也尊維人之繫其繫維何維德之被其被維何撤華於裔奔民而夷嘗亦聞之易夷而民俟其俾而惟蜀之啓邈乎遠矣會牧野而微盧與同道嶠冢而樛欒斯洎或斃力而啓其隘或窮兵而伐其地東抗諸夏之喉右得秦原之臂地不爲之限天不設其閉氣清肅而休晏物華茂而被麗柰何推髻之與雜卉服之

與俱貪其地則地或爲已有視其民則曰非吾徒已雖善忍彼亦何辜有大人者民之視圖視爾之鄙嗟予其吁曰吾不至將彼之愚教而有類聖其欺予解辯而冠削衽而裾疏之濬之使蕩其滯培之養之使豐其枯誘而利之麾督而趨園而規之不摯而拘乃豫乃詠以嬉以娛處乎其變決乎其舒始也夷貉之弗如今也鄒魯之靡殊始也自我兮居居今也視我兮姁姁孰我有德室其視諸室之莫兮知公之德安以肆兮室之堅兮知公之德純以一兮室之磊兮知公之德傑以卓兮室之魁兮知公之德碩以鉅兮德不可忘室不可墮墮其室則胡以見公之德泯其德則胡以示後之規孰治其業我將趨之孰締其跡我將經之故教無俗兮不變俗靡教兮弗移曰吾之智斯亦其宜曰彼之愚故甚之欺况乎位天下之正位居天下之廣居其所爲民皆二帝三王之故俗其所治具皆二帝三王之成謨法不更造事不更謀曰是懵者奚足以教則斯室也其謂何乎

鑿二江賦

秋

遵度

子始至蜀詢諸古之賢於蜀有功者以爲無出文翁上者於是作石室賦已而復聞有李侯者於蜀有大功焉二人者用力於民雖有勞逸然參其功亦其等耳於是又爲之賦鑿二江使蜀之民知蜀之所以爲蜀皆二公之力乎

嗚呼吾聞魚鳧氏以降秦太守之前蜀之爲國不幾千萬年方二江之害被茲土以禹之功不是施兮嗟後來亦奚言彼民之昏溺兮無乃得之於天不能遷土而改宅兮其流漂亦誰寃勁崖挺以中亞兮激狂瀾而右旋橫

驚折走莫知其所之兮吼穹谷而下穿蛟鼉鼉呀以相
濡兮何允蠢而緣延踉膚吮血沸以咀嚼兮成飢腐而
胞臙藿蒲菱芡紛以相被兮汗百頃之良田土不藝而
民無所食兮孰與奏其艱鮮民之害固不可終極兮歷
百千萬世天乃授之以賢曰噫中國之無人遂使民至
於此焉天之生斯民兮故使之食飽而居安降巨雷以
漂之兮天之意不然水之性固就下善利兮決之則宣
濬九川而距四海亦奚艱且九載之孜孜民不憚苦而
訴煩蓋因利而為利兮勞之在先不忍一勤其力兮乃
至驚萬世而害弗指胡不浚發其利源剷前其害根巨
崖剖以罅裂兮書頽乾而陷坤怒石奮以交墜兮吁電
走而雷奔蕩重淵以傾覆兮喪百恠之精蒐雲轉霧溢
盤薄蹙躋兮注壑于其間寂寥散漫肆以長往兮若魚
散於坏渾决其餘以旁漑兮居其側數百頃皆膏腴之
上珍民降立而下宅兮若蟻聚而蜂屯則幾年幾世之
積害一日刷去兮不啻指芥而蕩塵嗚呼蜀之為國非
地之中宜乎夷貊之雜處魚鼈之與同有李侯者至然
后別類於水物有仲翁者至然后同俗於華風然則今
所棟宇而處衣冠而嬉皆二公之所翳若李侯者事固
所莫得而繼彼仲翁之教亦何憚而弗為嗚呼以禹之
功至大至神括六合以橫被疇有存而勿論乎茲為害
獨不得聞無乃力所不洎兮抑亦遺其功於後人而今
而後乃知民未得所欲事或有不利先出所未暇除去
聖人所未及裁制苟有志於生民皆吾人之所事若曰
茲事體大必聖人而后為則小子也不敢與知

皇帝御天下三十有六載化洽於人德通於神爾無不
協遠無不臻粵有交趾來獻其麟其為狀也熊頸而鳥
喙豨首而牛身犀則無角象則有鱗其力甚武其心則
馴蓋遐方異氣之產故圖謀靡得而詢於是降輶車之
使發旁縣之民除塗於林嶺之隘引舟於江淮之濱曠
時月而陟萬里然後得入覲乎中宸與夫雕題卉服之
士南金象齒之珍欵紫闥而空入充彤庭而並陳於是
群公卿士百僚庶尹儼然垂紳薦笏旅進而稱曰
陛下功冠邃古化侔儀極恭承神祇嚴奉宗祲純孝烝
烝小心翼翼出入起居不忘於訓典進退周旋必密於
軌則體文王之卑服遵大禹之菲食宮室觀臺無巖刻
之華輿馬器用無珠玉之飾遊必備於法駕燕不廢於
朝夕此皆帝王所不能為而陛下行之尚不忘於休

暢是以方內乂寧黎民滋殖垂髻之童耳皆習於詩禮
戴白之叟目不睹夫金革至於根著浮流跋行喙息無
不翔舞太和涵濡茂澤此殊俗所以嚮臻靈獸所以來
格雖漢室之初黑鷗貢於絕徼周家之隆白雉通於重
譯殆不足方也臣等謂宜命協律播之聲歌詔太史編
之簡策以發揮不世之鴻休張大無倫之不績不亦偉
乎 皇帝乃穆然深思愀然不怡曰吾聞古聖人之治
天下也正心以為本脩身以為基閨門睦而四海率服
朝衆和而群生悅隨故務其近不務其遠急其大不急
其微今邦雖康未能復漢唐之宇俗雖阜未能追堯舜
之時况物尚疵癘而民猶怨咨朕何敢以未治而忘亂
未安而忘危享四方之獻當三靈之釐且是獸也生嶺
嶠之外出沮澤之湄安其來吾德不為之大縱其去吾

德不為之虧柰何貪其琛賚之美悅其鱗介之奇容其欺給之語聽其諂諛之辭以惑遠近之望以為蠻夷之強不若以迎獸之勞為迎士之用養獸之費為養賢之資使功烈烜赫聲明歲蕤廢耳目一日之玩為子孫萬世之規豈不美歟於是群臣拜手稽首咸曰此盛德之事臣等愚贛所不及 陛下誠有意於此臣等敢不同心竭力對揚而行之 皇帝於是御棫樸之篇觀大畜之繇延黃髮之儒顯巖穴之秀善有可旌無間於幽遠言有可采不弃於微陋位匪德而不升官無能而不授使稷契居左皋夔立右伊呂在前周召侍後相與講經執之淵源覽皇王之步驟求大化之所未孚訪惠澤之所未究興民之利若療夫飢渴除民之害若憂夫疾疢賜予簡而功無所遺刑罰清而姦無所漏浮費省而物不屈於求湏苛役蠲而農不妨於耘耨使之夏有芻藿而冬有裘居有舍而行有輶絲續之饒足以養其老圻脆之餘足以慈其幼地不加廣而百姓足賦不加多而縣官富道塗之人耻爭而喜讓閭閻之俗弃滂而歸厚戶知禮義之方人享期頤之壽然後旃裘之長頸頽而龍鬣服祝髮之渠回面而奔走靡不投利兵而襲冠帶焚僭服而請印綬於是三光澄清萬靈敷佑風雨時若百稼豐茂休氣充塞殊祥輻湊甘露霖霖於林薄醴泉窟窟於於坳竇平慮羅植於階祀朱草叢生於庭雷鳳皇長離駢枝而結巢黃龍騶虞群友而為畜由是觀之則彼裔裔夷之凡禽瘴海之怪獸皮不足以備車甲肉不足以登俎巨夫又何足以耗水衡之芻而汚百里之園者哉

思歸賦

五

安石

蹇吾南兮安之莽吾北兮親之思朝吾舟兮水波暮吾馬兮山阿亡濟兮維夷夫孰驅兮亡颺風脩脩兮來去日翳翳兮溟濛之雨萬物紛披蕭索兮歲逶迤其令暮吾感不知夫塗兮徘徊傍徨以反顧盍歸兮盍去兮獨何乎此旅

歷山賦

王 安石

餘姚縣人有與季父爭田于縣于州于轉使不直提點刑獄令余來直之將歸閱然望歷山而賦之歷山在縣西上虞縣界中或曰舜所耕也歷山之莪莪兮予汝耕之孰汝疆之此匪予私去然兮誰汝使予人之子兮余師歷山之莪莪兮則維其常人之子兮去曷而亡去曷而亡兮我之思今孰繼兮我之悲嗚呼已矣兮來者爲誰

事君賦

王 回

北面以受命兮命同而功則異矢中心而自贊兮非有道曷明其所爲蓋圖國之在人兮我得之故爲貴若貨私之不敢愛兮奉君欲之所便役股肱而忘死兮濟君難於已然豈不輸忠而塞報兮奈何猶憾於天倬我圖而孔臧兮志常足而名全閱萬物之至衆兮孰一人之至寡呼同德以佐佑兮賴先權於取捨張有司而賦政兮寄聰明於夙夜儻虛其人而瘵厥官兮雖有食而誰暇彙以進夫賢能兮罄品澤而無留但見朝大夫士兮暨四方之守侯咸顯任其所知兮迓交泰之時休君無爲而垂拱兮我亦退食而優游昔重華之弼唐兮拔嶽牧與禹稷文命躡其近武兮晤臯陶而謨九德摯應夾以相湯兮美遂良而舉直文公作周衡兮向勤訓於三

宅其誠薦於天地兮况我民之訓格君臣其淑問兮
詒萬世之矜式亞斯之不敢緩兮亦何世而無人隨小
大以成功兮但挾霸而未純諒要道之自然兮如歲運
於陽春迷咫尺步以它之兮固治亂之所分臧仲之蔽展
禽兮坐俚譏於竊位公孫託擯於仲舒兮衆交詆其疾
忘夫豈不念於善傳兮反貪巧而速累曾莫望於什貝之
徒兮猶可以逃罪彼匠者之構厦兮操斧墨而自能梗
楠老於深林兮斧墨具而焉程惟得人而事君兮乃受
命而有成感先儒之語言兮聊頌箴而一明

宋文鑑卷第三

宋文鑑卷第四

賦

抱關賦

駟不及舌賦

責難賦

愛人賦

大報天賦

鴻慶宮三聖殿賦

秋懷賦

抱關賦

王 王 王 王 范 劉 劉 王
回 回 回 回 鎮 放 放 回
嘉祐五年回始仕為衛真主簿日負吏責憫已之不如
古人也作抱關賦
抱關之無責兮聊可充吾食兮匪可食兮吾何易兮抱

關之無愧兮聊可由吾仕兮匪可仕兮吾何累兮抱關之無悶兮聊可託吾遯兮匪可遯兮吾何憊兮

駟不及舌賦

王回

彼駟能行駸駸萬里此舌能言人纔聞耳萬里遠矣駟行有疆聞耳其微舌言無方六轡在手縱之吾游見險逢艱不可控留一出諸口死傳吾志善惡吉凶孰追孰避蓋古君子取物以箴學士誦焉可毋慎乎

責難賦

王回

臣卑而君尊兮侔地道之承天北面贄以伏朝兮南面受之偃然役股肱於夙夜兮須有命而後慶含厥美以自忠兮避成功而不敢先何責善於難行兮奄恭名而獨傳蓋曰善之爲猷兮匪身修而弗克五事生之所稟兮覺初微而漸碩儻一失其本源兮外物來而橫逆况宅摯於人上兮百度叢而歸責治則身安而名榮兮亂甚者喪其家國賢臣出而登用兮爵既好而祿又豐師保阿焉受教兮箴諫謹於群工匪聖法而不敢述兮推天命於始終使吾君至誠兮執忠信以自主使吾君達其所忍兮仁無不如怨使吾君耻不若先王兮遵義之路使吾君不敢慢於匹夫兮禮乃大具使吾君察天下之理而無鑿兮智足以成務勤君之思而劬君之力兮誰吾謂倨蓋志行則爵祿可報兮否則遁而去昔舜禹之相堯兮斯猷著於典謨商摯慕其遺風兮引撻市而爲廬說家宰於武丁兮繩正木而廢淪周公之告孺子兮揚文武之永圖召伯又歌乎公劉兮美厚民而匪居雖孔孟之游於衰世兮固守經而嚴如宜其名實之一揆兮彼興廢何區區後千載豈無臣兮忘鑽仰於我極逢

君欲以就利兮凡枉尋而直尺量君才爲不及兮聊順
時而姑息詆高論曰迂闊兮喜近已而循迹嗚呼君名
貶於雜霸兮專頌美於在昔臣不禁莫甚於此兮徒沒
齒而愧惕竊獨嘉夫魏公兮沃唐文而迂衡知正已而
民服兮破俗辨之刑名既柔遠而能通兮尚惜其學略
而功速成作正位之徽戒兮雖芻蕘者亦聽匪吾言之
能賦兮維尚文之易明

而措諸靡極蓋曰德之爲物兮在已而不在他焉其形
輔於鴻毛兮其力重於太山吾人所以相保而生死兮
固賴此而能然俾各達其常心兮因厥類歐而復遷孝
莫大於尊親兮不格姦於幾諫慈莫隆於燕子兮擇明
師而講善忠莫美於致君兮專責難於可願禮莫隆於
任臣兮救欽職而有間莫戚於夫婦之際兮風睢鳩而
誰溷莫孺於兄弟之間兮泣關弓而弭怨莫樂於朋友
之交兮競切嗟而成信其餘泛吾義之所及兮亦應乎
求而敢倦異此則陷父於惡兮晉申生纒謚爲恭納寵
孽於驕奢兮衛莊侯卒覆其宗逢主欲以厚斂兮冉求
服鳴鼓之攻王僚試於私人兮形變雅之大東恣同床
之干政兮嬉妲繼以興戎小不忍於啻母兮鄭克叔而
俱凶損友之三科兮匪孔門之所容况巧言與佞色兮

實媚衆以雷同嗚呼是非之甚明考成敗亦不爲効歷
萬古而猶惑考寧醉昏而夢未覺惜勞心而日拙考竊
方循理而造要庶無忝於曾氏之言考聊矢賦而彌邵

大報天賦

范

大宋七十有二載符節合於聖神陶鈞運於真宰化至
而乾用九令行而風不再泰山四維考固基圖而靜寧
黃河一清考撫期運而茂對元尊降休其如響當媪効
珍而弗愛星氣交見景炎青赤之光魚馬兩至道出東
西之海於時百靈會鈞天之游萬物極崇立之大鑿并
者罔識帝力仰益者不知天蓋以上方游神治古之表
垂意幾成之會道皇極以其夷基太平而無外重茲盈
成罔或違怠若曰時靡愆伏物不疵癘協氣洪壑而融
然無際者上穹之保艾邊鄙不從耳干戈倒載生靈相與

而謹然於內者二后之大賚按物理以順考曾朕躬之
弗逮不有反本之報曷爲含生之賴况夫事具往聖之
行文備前世之載媿庭有六宗之禋周家有始祖之配
書以巡嶽而用事禮以掃地而展采總條貫於先猷赫
聲文乎當代上一其唱下百其響伯夷秩宗之典叔孫
奉常之掌咸謹職以先次率參謀而來上僉曰用日之
至吾道之長就國之南吾君之嚮可以爲人而祈福示
聖人之能饗也消辰之良既如是講儀之盛又如彼將
命以方底飛文以疾置鼓先令於民聽俾咸知於上意
西踰月毳之垠東走天池之紀北窮祝栗之野南極濮
鉛之地雷出而奮豫風興而披靡穹居卉服華體木薦
之首髮首貫曾離身反踵之帥尋聲望景知中國之有
至仁梯虛航深示戎狄之無外事順走我轍跡服馴我

邊轡迺有變船共舐之獸赤汗赭沫之駟浮琛沒羽之
珍文鉞碧怒若之異諸福之物倜儻竒偉衆變之狀燦爛
譎詭按圖謀而未書歷封禪而不至滔滔焉我我焉求
助祭者波委而嶽峙吾皇游巖廊操絕瑞嘉聞聲教之遠
樂觀儀物之備迺飭四方近逮周行搜傑索俊提忠摯
良相與齊於壇蛩蠶獲之中思所并而周流常羊者已
在出警之先期也闕觚削其如倚鋪首呀而欲驤行幄
默而下垂樂宮屹其高張八校拱著五旗司方禮器之
歲黻軍裝之陸梁錯文以章藻采兮四會五達之莊旣
法從之彤飾倏呼鞭之對揚神扶絳宸乾行東箱左黃
鍾兮五應以俱動前式道兮三侯而相望始乘輿也顯
顯昂昂奮至德之光大明登兮重昏破而群陰藏旣遵
途也秋秋踰踰走萬人之望駭颺馳兮浮埃沉而瑞氣

翔參忠信於倚衡兮遠何適而不臧摠德法而不防嶽
然其不動兮躬自厚而矜莊春然其太和兮躬不違而
滋涼頴儲思於逆釐之事也徑息駕乎列仙之場儼陟
降以肅潔兮查悟靈於忽恍平款謁之辭稱畢孝思之
容外溢葦然如傷沛然不憚念報天之罔極顧履霜而
懷惕莫重乎禮經之五以觀乎世廟之七內則樂穆羽
舞旌狄薦苾芬儀赫卒運奉乎明靈之來格外則熊司
旗虎視戟威振厲氣教鬱肅陳乎游微之駢坐俄而傳
呼旦之聲嚴出廟之蹕眄重闈以商直屆夫禮神之室
觀夫涂大朱以洞闢壇八觚而翼翥颯紳綏之綵繚頰
貂蟬之葱芊上摩星以旂雲下藻野而縹川聖人凝旒
以則數薦璧而象圓樂六變而道和爵三獻而告虔百
神愛瑞以祖洽四方承宇而來旋啓臍脣之芬膏焜樵

蒸於高煙沓馨明之升聞藹嘉休而肅延迴五輅方清
道御兩觀於中天歌塗巷而沸湧觀堵墻而駢填或陰
而霞紛振衣而警袂方冬而暑成疊鼓而側有靚糶千
車迴轅衝朝爰若移山之行隱如奔雷之聲磴磳磳
以拱乎神庭鐵衣萬騎奮踞橫逸晶如噴雪之釋迅如
衝風之疾宛轉絡繹以環於帝室嚴辦方中外臚句兮
上下繩鶴馭以飛書絙鷄竿而肆赦縱係縲以卑出普
疵吝而一灑重离之曜大繼明以照四方泰山之雲不
崇朝而徧天下飭飭賜沐純嘏受釐而延膝席飲福而
奏需雅太室之聲曼延於壽曆慶于五之安盤固於宗社
彼甘泉汾陰后土之祠交門竹宮神光之拜或孜孜於
曲請或屑屑於未戒隘哉陋乎曾未知福含生懷萬靈
之爲大也有一二眉壽顧謂臣曰子游都而盛其際吉

其逢者所謂觀國之光利用實于王矣亦嘗知盛際之
所自出吉逢之所由來者乎予少留吾其語汝夫聖人
之將有爲也必本於仁義聲而爲樂文而爲禮柄而刑
賞統而祠祭崇讓以樹之懷遠以固之作德以茂之此
古先之能事教化之肇基也故其始下詔則有司指圖
有經叩天進辭相與上乎號榮者當宁却而不名斯崇
讓之至誠也將僕儀則百蠻款塞移珍謁譚象譯厥角
于北闕者本朝羈而不絕斯懷遠之上烈也旣已事懸
官去煩削密輕徭緩租驅躋於仁壽者庶黎愉然而
宥斯作德之洪覆也夫一舉而闕衆目非曰躬聖發憤
其孰能大圖而殫究子盍亦按胥庭之圖披義農之錄
援結繩造契之具迹卷領垂衣之躅料平其緒之馮厚
準元精之回復揚波以拖其腹潤擗芳以塞其稠絜然

後據文心散辭氣伏天庭而進牘臣殿然而作曰富哉
言乎微文人後進生其不識王澤之滲漉也謹拜手而
系曰赫赫 鉅宋體元垂統升中而奉兮恢恢大圓應
聖何言嘖社以蕃兮 吾皇之隆彼蒼之崇人得無窮兮

鴻慶宮三聖殿賦

劉放

臣伏見 陛下追述祖考崇奉明祀新作三聖殿以昭
孝明功于天下臣以文學中第太常試官祕書目覩盛
事不敢以鄙薄自絀輒作古賦一篇以歌詠盛德昔靈
光景福之作世稱其美麗然其所謂壯大不出乎彫刻
畫績文彩之煌煌而已又盛道工人之巧民力之衆材
木之多金玉之偉臣以謂聖王有作則必智者獻其巧
壯者輸其力山林不敢愛其材府庫之聚皆所供億也
是物理之常不足以夸大臣愚竊陋之若夫天命廢興

之際聖王授受之符非敏智通達未有能究知其始終
者固難爲寡見淺聞者道也臣竊大之是以略所陋而
張所大不敢仰希風人雅頌之列庶幾有其志云爾
蓋上帝之所選建明聖命以天位者乃所以享德而報
功焉未有德盛於前功播於後而其子孫寂寥千載无
聲者也賢哲所談六籍之云德莫著於有虞功莫隆於
五臣禹平水土夏妙以家司徒后稷是教是食肇商興
周歷載累百皐陶大理五刑以明于其苗裔乃興于唐
若夫董淳耀以攸司奏庶民之鮮食焚山烈澤害服妖
息鳥獸咸若草木允殖固伯益之力焉天報以位俾秦
周繼于其子孫誣祖不紹去火即水叛禮尚刑法以慘
急然猶兼六國一天下而不知變于初二世以斃非天
不相朕虞之後乃其否德得罪于祖而斷弃也惟伯益

之功未報是以大命復集于趙氏焉五代喪德九土分裂海水橫流民用墊溺鳥獸昌熾黔首失職滔滔惑惑蓋若洪流之未闢於是太祖乘火而帝繼益之功天厭吉土曰惟商丘是爲星火大辰之居亦曰明堂布政之由出潛離隱或躡在淵以有九有百度正焉削桐戡亂出民塗炭風指日舒天地正觀荆燕吳蜀楚越并冀懾威懷仁奔走失氣崛強者執服柔從者加賜太宗承之真宗成之登封降禪矢直砥平魏魏乎邈三五而儔儷彼漢魏之瓊瓊曾何比京夫伯益始掌火而底績而宋以火帝與于火墟天之報施豈不昭昭可推而類也哉且夫積功以凝命而創業因物以胙土由土以建瓴梁以反初禮不忘其本是故作于原廟建之別都三聖鼎列大廈以居以答景貺以昭成功俾子

孫知厥所由億兆仰德而不窮也厥後烈風雲雨電雷震曜儆戒于下濫炎流燒天子休于大異反已正德伏念七年乃其有得曰天以德訓子而以威震子依類託諭予敢不信夫政不變不足以化新禮不修不足以化民天之示人若曰政禮之敝雖祖宗之爲猶當勿憚乎改更於是詔三事飭九卿和布于舊載損載益以答天誠以舉聖職夫既天行而日白矣乃復闕宮奐夫神衷三后在天對越上空縈之營之不日成之闕偉奇麗所以使宮寢之勿踰也清閑宵密鬼神之所都也繫百圍而置楹兮度千仞以架棟擇一木於萬章兮顧餘羨者猶衆般僂獲人之儔獻巧而林立兮莫不心競而費用亘長廊其如城兮闢重門其似洞巖拱祭其如星兮侏儒屹其承重如翬斯飛如鳥斯革兮誠可慄其將動闔

陰房之密靜兮雖六月其必寒關陽祭之敬麗兮蓋中
夜而已旦涉廣除而涇上兮每百尺而一級歷青珉之
瑩滑兮曾不得而側立顧風雨之在下兮足以避夫燥
濕良非人力之所爲兮宜鬼神之攸集於是使夫設色
之工後素之巧想像形容圖寫必効夫其龍顏日角天
質之顯昂兮臣乃今知真人之異表於是駕轡輅登玉
糾千乘萬騎雲動而景附兮想平生之豫浙旂常繽紛
以絕翕兮鍾鼓軒轟蕭管發而啁啾雜魚龍之竒技兮
蜿蜒曼延於道周百神紛而並迎兮出閭闔而御夫龍
舟爾乃川后靜波屏翳息風舳舻相銜若複道之延屬
兮亘千里而相通百工備官而夙設兮棹夫譙呼而奏
功惟告行之五十兮餘日力而靡窮既屆既止威儀若
初以幸夫壽宮乃即前楹以脩祀事威神如在望之可

畏殫金玉以備用罄飛潛以薦味帷帳筦簞之安肆几杖
筆研之儲侍靡一物之蓋闕兮所以廣孝思而盡心志守
臣侍祠罔不彤飾既事而旋闕而莫覲列仙之儒倅佺之
倫迎神頌祗於其側若夫祝融重黎相土閔伯固已喜動
乎魄情見乎色護清蹕而晞盛德也巍巍大哉不可得而
記已且夫天命之不忘人生之大寶也祖宗之有繼子孫
之勿替也茲聖王所以繼統垂業超商邁周卹嗣錫羨貽
厥孫謀使萬有千歲得以晞風而承流也遂作頌曰崇崇
商立大火主兮曰 宋之興道是配兮建邦設都以有九
土兮有皇上帝明德輔兮伯益之功貌不可忘兮 三聖承
承有烈光兮奕奕寢廟神翱翔兮胥于萬年尚無疆兮

秋懷賦

劉

攷

世量力以爲智兮孰不自師其成心不強短以彼修兮亦

各濟其所任蓋周任之明清兮予嘗服於德音性專直其
似愚兮遂底滯而廢沈惟古人有不遇兮亦奚慨於斯今
背既冠而從仕兮冀陳力而帥職何日月之不淹兮豐豐
至乎不惑世與我其異衷兮增余懷之默默數廢日而倍
參兮願自竭而安得將奔而及事兮愧初心而變色譬游
者之無術兮念愈躁而逾沒荷衆賢之并容兮曾介善之
不遺辱與廉之末舉兮遂以造夫攸司君之門不可以徑
入兮既待詔而歷時唯褊心之狷狹兮樂繩墨其自持誠
詭遇其有獲兮雖得獸而耻之信天命之有在兮非智勇
其孰勿疑時既秋而涼風兮草木落而變衰日且麗於西
廂兮蟋蟀迅而鳴悲閱四序之代謝兮既逝者之如斯悼
我心之弗獲兮起惆悵而稱詩

宋文鑑卷第四

宋文鑑卷第五

不寐賦

劉攽

拙賦

周惇頤

洛陽懷古賦

邵雍

灑灑堆賦

蘇軾

屈原廟賦

蘇軾

昆陽城賦

蘇軾

赤壁賦

蘇軾

後赤壁賦

蘇軾

秋陽賦

蘇軾

中山松醪賦

蘇軾

懷歸賦

沈括

黃樓賦

蘇轍

不寐賦

劉攽

悒鬱邑其馮中兮何鑒寐其弗夷方永夜之未艾兮廓
 靜處而長思悼既往之弗及兮慨來今之旬知緒將絕
 而復續兮精發越而淫移倏四海其再撫兮泯萬暮乎
 須臾武勝商而歸周兮天保定其千億叔旦兼乎三王
 兮仰勤思而有獲孔潛精於好學兮致憤滿於無益樂
 好善而用魯兮孟見喜乎顏色仁弗遇於衛頃兮願奮
 飛而不得翟相氛而見祥兮獻肇謀乎虞號彼遠慮之
 與兮思兮智與愚皆從其職嗟民生之多艱兮嗟以心為
 形役君子 有不安其命兮小民有度其力非蚊虻之替
 膚兮曾內懷於大棘惟昔夢之濛濛兮既悵然而獨寐
 亮伐柯之不遠兮何內韍而窳固晞聖人之大覺兮綿

萬世而不遇幸曲肱而自怡兮庶無迷於初度

拙賦

周惇頤

或謂予曰人謂子拙予曰巧竊所耻也且患世多巧也
 喜而賦之

巧者言拙者默巧者勞拙者逸巧者賊拙者德巧者凶
 拙者吉嗚呼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絕

洛陽懷古賦

邵雍

洛陽之為都地居天地之中有終天之王氣在焉予家
 此治平歲會秋乘雨霽與殿院劉君玉登天宮寺三寶
 閣洛之風景因得周覽惜其百代興廢以來天子雖都
 之而多不得其久居也故有懷古之感以通謏誦諭君
 玉好賦以賦言

秋雨霽日色清景方出秋益明何幽懷之能快唯高閣

之可憑天之空○風之輕冷覽三川之形勝感千古之
廢興乃眷西北物華之妍雲情物態一氣茫然樓閣
以高下煥金碧之光鮮當地勢之拱處有王居之在焉
惜乎天子居東都此邦若諸夏不會要于方來不號令
于天下聲明文物不此而出道德仁義不此而化宮殿
森列鞠而爲茂草園囿基布荒而爲平野鸞輿曾不到
者三十餘年使人依然而歎曰虛有都之名也噫夏王
之治水也四海之內列壤惟九而居中者實曰豫州荆
河之北此爲上流周公之卜宅也率土之濱建國爲萬
而居中者實曰洛陽瀍澗之側此唯舊邦迄于今日二千
年之有餘因興替之不定故靡常其厥居我所以作賦
者閱古今變易之時述興亡異同之迹追旣失之君王
存後來之國家也噫大昊始法二帝成之三王全法參

用適宜伊六聖之經理實萬世之宗師我乃謂治民之
道於是乎大盡矣逮夫五霸抗軌七雄駕威漢之興乘
秦之弊曹之擅幸漢之衰始鼎立而治終豆分而隳晉
中原之失守宋江左之畫畿或走齊而驛魏或道陳而
經隋自元魏○鄭河南之士植六朝之風物李唐蟠關中
之腹孕五代之亂離其間或道勝而得民或兵強而憎
下或虎吞而龍噬或鷄狂而犬詐或創業於艱難或守
成於逸暇或覆餗而終焉或包桑而振者故得陳其六
事雖善惡不同其成敗一也其一曰大哉德之爲大也
能潤天下必先行之於身然後化之於人化也者効之
也自人而効我者也所以不嚴而治不爲而成不言而
信不令而行順天下之性命育天下之生靈其帝者之
所爲乎其二曰至哉政之爲大也能公天下必先行之

於身然後教之於人教也者正之也自我而正之者也
所以有嚴而治有爲而成有言而信有令而行拔天下
疾苦遂天下之生靈其王者之所爲乎其三日壯哉力
之爲大也能教天下必先豐府庫峙倉箱銳鋒鏑峻金
湯嚴法令于烈火肅兵刑于秋霜竦民聽于上下憎夷
心于外荒其霸者之所爲乎其四曰時若傷之于隨失
之于寬始則廢事久則生姦既利不能勝言故況得以
疾賢是必薄其賦歛欲民不困而民愈困省其刑罰欲
民不殘而民愈殘所致之之道失其本矣其五曰時若
任之以民專之以察始則烈烈終焉缺缺既上下以交
虐乃恩信之見奪是必峻其刑罰欲民不犯而民愈犯
厚其賦歛欲國不竭而國愈竭蓋致之之道失其末矣
其六曰水旱爲沴年歲豐虛此天地之常理雖聖人不
能無蓋有備而無患不得中者加以寬猛失政重輕逸
權不有水旱而民已困而况有水旱兵革焉所謂本末
交失不亡何待天下有成敗六焉此之謂也君天下者
得不用聖帝之典謨行明王之教化士可殺不可辱民
可近不可下上能撫如子焉下必戴其后也仲尼所以
陳革命則抑爲人之匪君明遜國則杜爲人之不臣定
禮樂而一天下之政教修春秋而罪諸侯之亂倫刪詩
以揚文武之美序書以尊堯舜之仁贊大易以都括與
六經而並存意者不可以地之重易民之教不可以民
之教悖天之時必時教之各備則居地而得宜是故知
地不可固有之也君上必欲上爲帝事則請執天道焉
中爲王事則請執人道焉下爲霸事則請執地道焉三
道之間能舉其一千古之上猶反掌焉則是洛之興也

又何計乎都與不都也如欲用我吾從其中

灩澦堆賦

蘇軾

世以瞿唐峽口灩澦堆為天下之至險凡覆舟者皆歸咎於此石以余觀之蓋有功於斯人者夫蜀江會百水而至於夔灩澦漫浩汗橫放於大野而峽之小大曾不及其十一苟先無以齟齬於其間則江之遠來奔騰迅快盡銳於瞿唐之口則其險悍可畏當不啻於今耳因為之賦以待好事者試觀而思之

天下之至信者惟水而已江河之大與海之深而可以意揣唯其不自為形而因物以賦形是故千變萬化而有必然之理掀騰悖怒萬夫不敢前兮宛然聽命惟聖人之所使予泊舟乎瞿唐之口而觀乎灩澦之崔嵬然後知其所以開峽而不去者固有以也蜀江遠來兮浩

漫漫之平沙行千里而未嘗齟齬兮其意驕逞而不可摧忽峽口之逼穿兮納萬頃於一盃方其未知有峽也而戰乎灩澦之下喧吼震掉盡力以與石鬪勃乎若萬騎之西來忽孤城之當道鉤接臨衝畢至於其下兮城堅而不可取矢盡劔折兮逆灩循城而東去於是滔滔汨汨相與入峽安行而不敢怒嗟夫物固有以安而生變兮亦有以用危而求安得吾說而推之兮亦足以知物理之固然

屈原廟賦

蘇軾

浮扁舟以適楚兮過屈原之遺宮覽江上之重山兮曰惟予之故鄉伊昔放逐兮渡江濤而南遷去家千里兮生無所歸而死無以為墳悲夫人固有一死兮處死之為難徘徊江上欲去而未決兮俯千仞之驚端賦懷沙

以自傷兮嗟予獨何以爲心忽終章之慘烈兮逝將去此而沉吟吾豈不能高舉而遠遊兮又豈不能退默而深居獨嗷嗷其然慕兮恐君臣之愈踈生既不能力爭而強諫兮死猶冀其感發而改行苟宗國之顛覆兮吾亦獨何愛於久生託江神以告冤兮馮夷救之以上訴歷九關而見帝兮帝亦悲傷而不能救懷瑾佩蘭而無所歸兮獨惻惻乎中浦峽山高兮崔嵬故居廢兮行人哀子孫散兮安在况復見兮高臺自子之逝今千載兮世愈狹而難存賢者畏譏而改度兮隨俗變化斲方以爲圓詎勉於亂世而不能去兮又或爲之臣佐變丹青於玉瑩兮彼乃謂子爲非智爲高節之不可以企及兮宜夫人之不吾與違國去俗死而不顧兮豈不足以免於後世嗚呼君子之道豈不全兮全身遠害亦或全兮嗟

子區區獨爲其難兮雖不適中要以爲賢兮夫我何悲子所安兮

昆陽城賦

蘇

軾

淡平野之靄靄忽孤城之如塊風吹沙以蒼莽悵樓櫓之安在橫門豁以四達故道窈其未改彼野人之何知方偃僕而畦萊嗟夫昆陽之戰屠百萬於斯須曠千古而一快想尋邑之來陣兀若驅雲而擁海猛士扶輪以蒙茸虎豹雜沓而橫潰罄天下於一戰謂此舉之不再方其乞降而未獲固已變色而驚悔忽千騎之獨出犯初鋒於未艾始馮軾而大笑旋弃鼓而投械紛紛籍籍死於溝壑者不知其何人或金章而玉佩彼狂童之僭竊蓋已旋踵而將敗豈豪傑之能得盡帑井之無賴貢符獻瑞一朝而成羣兮紛就死之何怪獨悲傷於嚴生

懷長才而自浼豈不知其必喪獨徘徊其安得過故城
而一弔增志士之永慨

赤壁賦

蘇軾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蘇子與客泛舟遊於赤壁之下清
風徐來水波不興舉酒屬客誦明月之詩歌窈窕之章
少焉月出於東山之上徘徊於斗牛之間白露橫江水
光接天縱一葦之所如凌萬頃之茫然浩浩乎如馮虛
遇風而不知其所止飄飄乎如遺世獨立羽化而登仙
於是飲酒樂甚扣舷而歌曰桂棹兮蘭橈擊空明兮泝
流光渺渺乎子懷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簫者倚
歌而和之其聲嗚嗚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訴餘音嫋嫋
不絕如縷舞幽壑之潛蛟泣孤舟之嫠婦蘇子愀然正
襟危坐而問客曰何爲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烏鵲南

飛此非曹孟德之詩乎西望夏口東望武昌山川相繆
鬱乎蒼蒼此非孟德之困於周郎者乎方其破荊州下
江陵順流而東也舳艫千里旌旗蔽空醜酒臨江橫槊
賦詩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與子漁樵於江
渚之上侶魚鰕而友麋鹿駕一葉之扁舟舉匏樽以相
屬寄蜉蝣於天地渺浮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須臾羨長
江之無窮挾飛仙以遨遊抱明月而長終知不可乎驟
得託遺響於悲風蘇子曰客亦知夫水與月乎逝者如
斯而未嘗往也盈虛者如彼而卒莫消長也蓋將自其
變者而觀之則天地曾不能以一瞬自其不變者而觀之
則物與我皆無盡也而又何羨乎且夫天地之間物各
有主苟非吾之所有雖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風與
山間之明月耳得之而爲聲目遇之而成色取之無禁

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無盡藏也而吾與子之所共食
客喜而笑洗盞更酌肴核既盡杯盤狼籍相與枕藉乎
舟中不知東方之既白

後赤壁賦

蘇軾

是歲十月之望步自雪堂將歸于臨臯二客從予過黃
泥之坂霜露既降木葉盡脫人影在地仰見明月顧而
樂之行歌相答已而歎曰有客無酒有酒無肴月白風
清如此良夜何客曰今者薄暮舉網得魚巨口細鱗狀
似松江之鱸顧安所得酒乎歸而謀諸婦婦笑曰我有
斗酒藏之久矣以待子不時之須於是携酒與魚復遊
於赤壁之下江流有聲斷岸千尺山高月小水落石出
曾日月之幾何而江山不可復識矣予乃攝衣而上履
巉巖披蒙茸踞虎豹登虬龍攀枹鸞之危巢俯馮夷之

幽宮蓋二客不能從焉劃然長嘯草木震動山鳴谷應
風起水涌予亦悄然而悲肅然而恐凜乎其不可留也
反而登舟放乎中流聽其所止而休焉時夜將半四顧
寂寥適有孤鶴橫江東來翅如車輪玄裳縞衣戛然長
鳴掠予舟而西也須臾客去予亦就睡夢一道士羽衣
翩僂過臨臯之下揖予而言曰赤壁之遊樂乎問其姓
名俛而不荅嗚呼噫嘻我知之矣疇昔之夜飛鳴而過
我者非子也耶道士顧笑予亦驚悟開戶視之不見其處

秋陽賦

蘇軾

越王之孫有賢公子宅於不土之里而詠無言之詩以
告東坡居士曰吾心皎然如秋陽之明吾氣肅然如秋
陽之清吾好善而欲成之如秋陽之堅百穀吾惡惡而
欲刑之如秋陽之隕羣木夫是以樂而賦之子以為何

如居士笑曰公子何自知秋陽哉生於華屋之下而長
遊於朝廷之上出擁大蓋入侍幃幄暑至於溫寒至於
涼而已矣何自知秋陽哉若予者乃真知之方夏潦之
淫也雲烝雨泄雷電發越江湖爲一后士冒沒舟行城
郭魚龍入室菌衣生於用器蛙蚓行於几席夜違濕而五
遷晝燥衣而三易是猶未足病也耕於三只有田一廛
禾已實而生耳稻方秀而泥蟠溝塍交通牆壁頽穿面
垢落甕之塗目泫濕薪之煙釜甑其空四鄰悄然鶴鶴
鳴於戶庭婦宵興而求歎計無食其幾何矧有衣於窮
年忽金星之雜出又燈花之雙懸清風西來鼓鍾其鏜
奴婢喜而告予此雨止之祥也蚤作而占之則長庚澹
其不芒矣浴於暘谷升於扶桑曾未轉盼而倒影飛於
屋梁矣方是時也如醉而醒如瘖而鳴如癡而起行如

還故鄉初見父兄公子亦有此樂乎公子曰善哉吾雖
不身履而可以意知也居士曰日行於天南北異宜赫
然而炎非其虐穆然而溫非其慈且今之溫者昔之炎
者也云何以夏爲盾而以冬爲衰乎吾儕小人輕愠易
喜彼冬夏之畏愛乃群狙之三四自今知之可以無惑
居不障戶出不御笠暑不言病以無忘秋陽之德公子
拊掌一笑而作

中山松醪賦

蘇軾

始予宵濟於衡漳車徒涉而夜號燧松明以記淺散星
宿於亭臯鬱風中之香霧若訴予以不遭豈千歲之妙
質而死斤斧於鴻毛効區區之寸明曾何異於束蒿爛
文章之糾纏驚節解而流膏嘻作履其已遠尚藥石之
可曹收薄用於桑榆製中山之松醪救爾灰燼之中免

爾螢燭之勞取通明於盤錯出舫澤於身熬與黍麥而
皆熟沸春聲之嘈嘈味甘餘而小苦歎幽姿之獨高知
甘酸之易壞笑涼州之蒲萄似玉池之生肥非內府之
烝羔酌以嬰藤之紋樽薦以石盤之霜螯曾日飲之幾
何覺天刑之可逃投拄杖而起行罷兒童之抑搔望西
山之咫尺欲褰裳以遊遨跨超峯之奔鹿接掛壁之飛
孫遂從此而入海眇翻天之雲濤使夫嵇阮之倫與八
仙之羣豪或騎麟而翳鳳爭楫挈而瓢操顛倒白綸巾
淋漓宮錦袍追東坡而不可及歸舖歎其醜糟漱松風
於齒牙猶足以賦遠遊而續離騷也

懷歸賦

沈括

歸休乎嗟生亦勞兮歲常九行而一息四方已莫不異
兮欲終往而安即披荆榛以孤鷺涉大塗之梗塞投屏
顏以盆入孰為眠而朝食聲歎一山而百折兮况千里
之綿邈高浪鱗卷而電劃兮近不保乎咫尺嗟乎子乘
此而安之兮託扶搖以寸翮吾一念子之往兮意久兀
碑而屹粟彼夫人之聖哲寧有欲乎顛蹄摩冥冥之無
窮抽萬世之潛默雖皎中而自信亦終壞坎而莫覲來
之不可與謀兮果去亦庸何傷既振轡而大驅兮盍倡
俾其所適期無羨於古人兮苟亦善吾之令德終曠蕩
之可曠兮信幽履之不惑

黃樓賦

蘇轍

熙寧十年秋七月乙丑河決於澶淵東流入鉅野北溢
于濟南溢于泗八月戊戌水及彭城下余兄子瞻適為
彭城守水未至使民具畚鍤畜土石積芻芻窒隙穴以
為水備故水至而民不恐自戊戌至九月戊申水及城

下者二丈八尺塞東西北門水皆自城際山兩晝夜不止子瞻衣製履屨廬於城上調急夫發禁卒以從事令民無得竊出避水以身帥之與城存云故水大至民不潰方水之溢也汗漫千餘里漂廬全戶敗冢墓老弱蔽川而下壯者狂走無所得食槁死於丘陵林木之上子瞻使習水者浮舟載糗糧以濟之得脫者無數水既涸朝廷方塞澶淵未暇及徐子瞻曰澶淵誠塞徐則無害塞不塞天也不可使徐人重被其患乃請增築徐城相水之衝以木提捍之水雖復至不能以病徐也故水既去而民益親於是即城之東門為大樓焉堊以黃土曰土實勝水徐人相勸成之轍方從事於宋將登黃樓覽觀山川弔水之遺迹乃作黃樓之賦其詞曰
子瞻與客遊於黃樓之上客仰而望俯而歎曰噫嘻殆

哉在漢元光河決瓠子騰威鉅野衍溢淮泗梁楚受害二十餘年下者為汙澤上者為沮洳民為魚鼈郡縣無所天子封祀太山徜徉東方哀民之無辜流死不藏使公卿負薪以塞宣房瓠子之歌至今傷之嗟惟此邦俯仰千載河東傾而南洩蹈漢世之遺害包原隰而為一窺吾壙之摧敗呂梁齟齬橫絕乎其前四山連屬合圍乎其外水泅湫而不進環孤城以為海舞魚龍於堽壑閱帆檣於睥睨方飄風之迅發震鞀鼓之驚駭誠蟻穴之不救分閭闔之橫潰幸冬日之既迫水泉縮以自退棲流枿於喬木遺枯蚌於水裔聽澶淵之奏功非天意吾誰賴今我與公冠冕裳衣設几布筵中酒相屬飲酣樂作開口而笑夫豈偶然也哉子瞻曰今夫安於樂者不知樂之為樂也必涉於害者而後知之吾嘗與子馮

茲樓而四顧覽天宇之宏大繚青山以為城引長河而為帶平阜衍其如席桑麻蔚乎旆旆畫阡陌之從橫分園廬之向背放田漁於江浦散牛羊於煙際清風時起微雲霽霽山川開闔蒼莽千里東望則連山參差與水皆馳羣石傾奔絕流而西百步湧波舟楫紛披魚鼈顛沛沒人所嬉聲崩震雷城堞為危南望則戲馬之臺巨佛之峯歸平特起下窺城中樓觀翱翔崑峩相重激水既平眇莽浮空駢洲接浦下與淮通西望則山斷為缺傷心極目麥熟禾秀離離滿隰飛鷁羣往白鳥孤沒橫煙澹澹俯見落日北望則泗水漾漫古汴合焉匯為濤淵蛟龍所蟠古木蔽空烏鳥號呼賈客連檣聯絡城隅送夕陽之西盡導明月之東出金鉦薄於青嶂陰氛為之辟易窺人寰而直上委餘彩於沙磧激飛楹而入戶使人體寒而戰慄息洶洶於羣動聽川流之蕩瀟可以起舞相命一飲千石遺弃憂患超然自得且子獨不見夫昔之居此者乎前則項籍劉戊後則光弼建封戰馬成羣猛士成林振臂長嘯風動雲興朱閣青樓舞女歌童勢窮力竭化為虛空山高水深草生故墟蓋將問其遺老既已灰滅而無餘矣故吾將與子弔古人之既逝閱河決於疇昔知變化之無在付杯酒以終日於是衆客釋然而笑頽然就醉河傾月墮携扶而出

宋文鑑卷第六

賦

感山賦

崔

伯易

客有為予言太行之富其山一名皇母一名女媧或於此煉石補天今其上有女媧祠因感其說為之賦其辭曰

曲轅先生從先大夫之南征省黑許於紫霄訪武王於朱陵授羅浮之隱書擷三茅之神英息肩淮泗之濱閉關弦歌與世無營一日梁國公子銅鞮處士闖然踵門悅然相親曰先生倦游者矣祈有異聞先生不對眉請愈勤於是為論山中之物山中之民敘山中之遺懽詠山中之淳文二客相視而笑曰先生唐相之家族蕃西京京於吾鄉駕財累程連聯高山見于羣經茲其不言

疑未之行試爲先生陳之何如公子替之處士曰夫坤厚之勢猶一人之體崑崙爲之首自首而下峽崕屹嶠無復平地陵轢百國有陰山焉橫二千餘里北爲戎狄南爲古聖之所治測中言之殆吾國之乾位昕天銅渾周髀保章參地之形茲爲最詳上正樞星下開冀方逢胃而畢自柳以張亂則冀安弱則冀強起爲名丘之女爲平岡歸乎其尊其名太行挾大河於楚東瞰北嶽其在旁其高也邐迤而上始莫知其高也登躡千里昂目而前望駭實與夫天當其深也繚繞盤辟始莫知其深也馳朔東而左轉垂三月而見春盛連延乎碣石傳曰東海之水不盡而此山也吾莫知其所極此其知言哉如彼大邦圻鈞壤連如彼大川洲維浦聯殊鄉異觀習乎所傳切然若鞍者曰鞍山突然若竈者曰竈山色黑者黑山形方

者方山如此之類名何可殫墨翟察而知驥之貴尸後過而辨牛之難穆王升由雀道而出世宗行自大河而還孝明嘗登幸上黨郡章帝以游至天井關孟德北上紀摧輪之恐謝公西顧引憂生之端阮籍失路而詠懷劉峻懷文而發嘆歸晉陽子惠之便道對二坂祖潛之祥觀開元錫問於逢車武德置縣而當煩霍襄吾襟共附吾肘纏午壁之勢探長城之口天門揭其部分烏嶺支其躡踪姑射王屋隆慮雷首靡迤嶽岑參錯釘鉅或拱其左或捧其右或導其前或贊其後讓以奇獻貢以重岫曾夸娥之輸力攤大帝之寶授上曠暖兮鵬擊下砰磕兮鯨鬪又若王畿之外五等諸侯奉命守土率屬千萬悉面內而騰輳此山之形也汾潞丹洹漳池潁易涑沁淇漳清源濟澳奄向將迎縱橫嗽激安陽巨馬出

其夸白絮北泳度其液觸遥阜以孤引激榮光而歷翬
凝染漸漬哀青貯碧此山之容也莫荒有神開社有伯
以風主威以雲主澤翻手煨陽覆手霹靂近靡百城遠
霈萬域暴暑亟寒暗天一白煙不得為瘴氣不得為疫
豈其幽深也深其欲而難期其并合也合其力則無敵
此山之氣候也軒后以來至于成王自時建都遷徙不
常遠近表裏其陰其陽春秋之前封國既多春秋之後
唯晉為彊大抵以兵為阻以險為防守不敢弛戰不敢
忘越至卑耳而齊相以霸一入孟門而平公幾亡燕趙
中山衛韓與魏或主山東或主河內或主山西或主河
外或城其隈或據其會或保作咽頸或恃為腹心屯留
有常阻山陽有常界跬步之例萬人死之復驅萬人而
地不少退如羅斯林如虬斯壑左顧右睨瓜牙鋒鏑乘

向薄人肝腦塗地以塞旗虜將而為樂不然假息竊視
杆以城郭從姐壘兒名珠重璣不敢不獻雖欲藏之亦
終歸乎攫搏駭乎哉固嘗一朝之中一舍之間亭四十
餘萬之衆築頭靈之山舉長平為鼎鑊舊壁荒城豆分
碁錯今千餘年幽陰寂寞此山之勢勝也當時雄豪迭
指交質行野者非樂其野逐獸者非即其毀裴徊陵陸
踰趾阪阜裁約六國眡睨九道孰為龍首孰為天竈向
背孰徙草木孰選器械孰便馮倚孰厚東西孰廣南北
孰衰為地孰尾為鶴孰囑孰方孰圓孰北孰壯衝輪孰
敏沮鴈孰懋孰利襲掩孰利藏覆孰此出擊孰此入寇
孰可徒搏孰可騎驟孰可啗誘孰可斥候孰可接戰孰
可挑鬪孰最恐夜孰不欲晝勝此孰遂敗此孰救佯遁
孰止乘亂孰走孰要於邇孰閉其後記省在目陳說在

口憑軾結勒分豸去就所過之邑鷓視狼吼詰無不講
嚮無不偶入軍則建旗鼓入朝則佩印綬以國試膽以
民試手為縱橫家隨以此售閔警遲速稱書貧富矯尾
厲角恐惕讎構鬼神不能窺其密賢峻不能糾其繆中
人主之利欲移將相之恩舊其後或主或臣建功立業
尤顯聞於後世則有決羊腸之險漸此山之道攻榮陽
伐韓以威天下應侯為秦昭王之謀也據敖倉之粟杜
此山之阨距飛狐之口守白馬之津使天下知所歸者
酈食其為漢高祖之謀也踰此山入射犬破青犢之衆
殺謝躬於鄴以收復天下為心者漢光武之謀也濟河
降射犬之衆還軍敖倉屬魏種以河北事然後西向以
爭天下者魏武帝之謀也進據武軍扼其襟要俾竇建
德不能踰山入上黨收河東之地而卒以併天下者唐

太宗之謀也徐思以觀亦吾之近藩北壓燕薊西臨順
檀籠裏控外聯區接寰州開其隅邑疏其間衡而為壘
缺而為關有朝歌內黃黎陽之支離有五原高平廣民
之依攀前規成臯逆嬰邯鄲收褰帷趣駕之威宰簪笏
假轡之官大城望之如雲小城夾而金字各負城勢能
驤虺蟠宿貔貅之倘佯峙芻粟之嶺岼此又其山古今
因人以明效者也偏隅之侵蒸鬱成象或為樓闕或類
亭障下利墾闢其土白壤穀備五種穎粟豐穰以陶則
不窳以牧則易長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
白顙奇毛異骨駟駟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駢
而下散或就飲以羣往秦青觀之而目眩造父逢之而
伎養若乃邊風夜號寒氣朝蕩木葉晝脫川原蕭爽挺
逸彩之踈瞬厲雄心之涸儻分騰而郊野暗聚鳴而阮

谷響最下者簞糧載士日中而馳百里鳳臆蘭筋探前
抉後何止乎蹄間三丈馬之所施險之所依有德者然
後能之其或守之不以道用之失其宜則是二者在所
爲盜賊之資司馬侯告晉侯以先生之不務者非棄之
也而吳起言商紂之國志有激於當時何則宣帝處先
零金城而終貽漢患武帝倚元海并州而俄傾晉基自
後聰曜石勒姚萇季龍元魏高齊諸苻慕容呼侶肅類
提羗占戎或屯於定襄或保於居庸或建都鄴下或渡
軍河中或改元離石之比或僭號沙河之東胡塵一踰
三關遂空長安之城洛陽之宮搖轡長驅傳國都而柅
蹤暴衣冠於塗炭宏宗廟於妖鬼更帝迭王抑爲盛衰
其四方簡冊不可得而書者凡幾戰而幾攻由是觀之
爲彼君者始之失一朝遂使天下之人親戚離散一百二十六載

挂性命於兵鋒此又當世賢人君子登高慮遠所宜追述爲
萬世深識者也當彼之時國中窅而山中寬天下危而山
中安外儉人苟容以次盜官兮內浩歌乎考槃外吁嗟愁
涕之辛酸兮內遊鹿豕其方歡外窮奢極侈以相殘兮
兮內交讓乎瓢簞外仍樵縮劍以銜冤兮樂天其盤相
仁智所依仙聖其迹其動如龍非迅雷烈風不起其出
如鳳非醴泉甘露不食服皇媧之妙道藏補天之神石
或餌木而採芝或吞陽而嗽液或自耦於樵鉤或偶懷
於老易引公和之餘韻振文舉之歸策樹圭二老猶自
輕之士壺開令孤殆多言之客至精元以友造化緒餘
尚足以治萬國此其山之隱逸也即以仰之首名歸山
岭營紆餘巉巖孱顏曳泉紳之飄飄東雲衣之廻還積
衆精於寶姥慘靈氣於天丹轟雲霞之朝覆豁光恠之

宵環其金則鈇盪鏐銑鏤鏘鏘其玉則瓊玖瑋瑋瓊瑋
琪璵璠石黃綠而青碧珠玫瑰而木難餘粮石脂之硯
砮豬堊理長之爛煇陰映宛倚穹注蟠聯絲締氈綱鉛
鹽銅鑿備先賦之不名距三方而祖繁復有紫沙黃霧
神鋼是取逗落液於庫澗萃堅英於弱土播蚩尤之遺
勇回歐治之靈頤下分擅乎百源上夾輸於六務此其
山之琛賂也其鳥五色豪鷹鳥窟生峻嶒貌如秋胡月明
星响撥利戟足卷枯荆鷗趨鷄隨往還青真木柶則鶴
鸛鸞鸞水止則鷄翠鳧殊種詭類莫可殫名其狀如
麋有距四角馬尾聲若鍾磬以出為瑞赤虎文豹黃熊
封豕麇鹿瑞獬行搏坐噬草則紫團之葭勤母漏雷麋
銜牡蒙茲容首烏牛騰豹足龍沙虎須赤節紫箒如雷
此胡雲英玉支解蠹菴菌鹿腸鷄虱彭根屈据澤態天

標芳臭扮敷或同葩異實或冬榮暑枯或珎傳太一或
用講史區木則有榛有栗其桐其椅篁條懷風桃李成
蹊梗柗楓檜思仲蕪萸梓漆樞栲青檀紫葳樅檉槐棗
棠榴栲黎陽榼檠桑枌榆栳槻交抵並節韜唐陰隄身
緣中材實資療肌松柏千歲蹇金石安彌根萬仞之峰
落影千丈之溪孤幹直出百尋而後有枝遠而望焉或
如翔鸞或如蟠螭其大蔽牛其圓中規參差櫛椽下闌
百步猶穆夏而相羈公子矍然曰陸產之盛僕知焉不
若是之詳也且聞之漢甘泉肇於武帝唐含元建於高
宗或決事於上或受計其中始用材之有餘終興利於
無窮 陛下臨銜以來四十餘年未聞園苑之觀士
木之工戶牖朱綠之飾詔五歲而一易服玩帷帳之具
雖屢補而尚供四方黎元自視怵然咸願獻力京師進

嬉皇躬聽鍾鼓管籥之音瞻車馬羽旄之容儻有司因
億兆之心率懷衛磁相澤澤潞之人披蒼莽伐崆嶽賤
新甫之得簡徂徠之封激春淫之悍豪扶丹濟其來東
經營庶民作為新宮以壯閭乎中區以周嚴乎九重高
闈秘廬侍從方蛇蟬翠黃屋往來其冲融追三雍養老
之法申其孝慈復延英訪問之迹考其邪正更取士之
弊法著久官之新令明刺舉勸沮之典絕苟簡異同之
政廣庶長廊翼其兩旁左選天下經術辯通之士以為
議郎居講朝廷疑難之義補百司之闕出委觀民決獄
之事以信其所詳右選天下材勇溫恭之人以為衛士
居講司馬軍機之要掌諸門之禁出委偏裨別屯之任
以觀其所蒞興利如此顧不為偉歟山日以開貨日以
通衆庶習知勿為牢籠欲發者發欲攻者攻登者搢者

剝者斲者烹者斃者繫者戈者四時憧憧皆民所同庶
寶之輪幽萬模之紛紜雕護彩製羽毛羣弓矢鎧楯之
材輿馬骨董之倫被服纖華鼓鑄精珍三十取一歸于
縣官寧有聞子富而父貧興利如此顧不為偉歟公子
再言處士再思之曰公子之惠亦云善矣且民可與樂
成不可與慮始况乃三晉人號沉鷲孕鷄火之流烈感斗
極之勁氣瞻顧端巧手足便利蔑淫蠱狂厲之感無喘
夜較象之累專思慮而喜任俠貴然諾而多慎伎重淪
姦侈之化孤守而莫變由滲唐虞之澤弥久而未墜平
居之際以氣義相視馳馬射獸以為樂投石拔距以為
戲悲歌慷慨以據其鬱矜誇功名以見其志自古受命
之主不先得其士則先得其地不足以控諸
夏不得其兵不足以威萬寓粵天寶失御之後事雖近

而不復言而五代不綱之時其迹甚明而可以數朱梁
失守則晉人南下而急攻河陽師厚不死則魏博六州
據山口之路莊宗之禍由鄴郡而起清泰之敗緣上黨
之助蕃戎陷相而石滅鄴兵過河而劉去或羣盜乘隙
而並出或前軍自此而先渡河東之舉昧李驥疾度控
孟津之策世宗之征賴車駕倍程有南平之遇可畏也
如人懷心腹之疾難去也如木受根抵之蠹故吾

太祖皇帝之興也踐祚五月親平澤潞念賊失仲卿之
計不西下而直趨懷孟而我用向拱之言速濟河而擊
其未聚離穴成擒吳祚之前料登無難色李氏之深諭
如洪波薄江借海以爲力大霆擊空與電而俱赴交廣
閩蜀之區淮海江漢之墟彊侯暴王襲頓踰躡納士稱
臣冠佩隣聯雖天命之所在亦主威之使然其勢如此

猶藏太原謝將休戎十有九年 太宗之弔伐也指師
爲林轉糧如川斷石嶺之應剡隆成之堅躬擐甲胄
鋒易弦晝夜圍督六師爭先壓之以天下之重然後始
能破焉迨我 真宗撫養其人留蹕授關南之師促使
益安陽之屯許北虜之通和勅猛將之疏軍以至

陛下仁風德澤扶導長養踰八十春賦不聞竭其才力
未嘗疲其身意辯者不知約從連衡之謀尚勇者不知
收城奪邑之勤室家熙熙老於耕耘如養虎者不與之
全物賞先至者不道於一津茲柰何合之深山觸鷲猛
而爲勅敵之怒心鐵鑿棘矜若南國之茶海濱之鹽千
百良民化爲頑兵或蒙欲而拒捕或負恃而貪凌始追
罪而羣亡終盛氣而橫行鎮之常貞則威有所不足列
之大誅則民轉相震驚陸機謂興利不足以補害君焉

孰懲公子曰不然古初生民禽獸雜居無機械以荐食
無衣裳以被軀累聖哀之脩其所無鑽燧取火鑠金於
鑪銳以鋒刃俾持以趨逐其虫蛇割其室廬刻木成舟
結繩爲鼠刻木爲矢弦木爲弧以飲以食以畋以漁服
牛輅馬紡績鑊鋤後王因之訖今以娛安有至治之世
導民以利復爭亂之是虞太公封齊能繹封楚魚鹽之
義山林之阻公一發之民往如鷺不數十年齊楚以富
彼諸侯之國民且守法豈天下之廣人或敢侮調發存
邑里之籍出入視保伍之名倚之守令之良護以使者
之能蓋建隆初興通鑑之役奚今日之政姑息而艱行
是有司不復舉因民之利四方無時有可勞之氓弗卹
所治之法何如而已亟此禁山摧海之圖疑所思之未
明處士曰君不聞天子之建宮乎猷江陵之瑰幹空登

林之巨樹山鬼見榮而儵爍坤后斥緹而容與青帝執
規白帝司矩攝離朱之魄觀其徽纒捨僮繭之神明其
斤斧裁曾鎮以爲址判湘沅以爲礎趨步而龜鳥正叱
咤而虹蜺奉星覆重撩雲縮万堵塗以齊楮壁以號土
華薦金石之美梁修牙角之賦揚瑤琨與織貝荆砮丹
而箇駘蒙羽之織縞澗漚之泉紵優尊而百禮六樂華
國則東房西序邦賄豐息寧主是耶公子曰嘻上方
東被于流求西溥乎羊同南暢于訶陵北愔乎空峒積
摯鴻臚填貨大農天人之交何求而不充徒念覃懷之
域三河之衝濬斷乎滄溟背柝乎犬戎齊楚歐越魯鄭
巴邛轅有所不適楸有所不通重兵之常處列城之所
宗將帥之治守詔使之過從壤地所生衣食所庸不疲
其貲即疲其力不出於官則出於農帑焉而乏府焉而

空或驕陽漲雨之災或成發備河之逢流離其民易資
梟雄或陰會於明仇或推埋以成風故先諸權俾怡其
衷禹散歷山之金而贖賣子之虜湯鑄莊山之幣而救
無糧之凶桀先君不足以說士非首衆不足以就功如
彼泉源我發其蒙如彼委藏我啓其封設坐視天財而
不知發猶有此民而不以爲兵徒示二虜之涵容處士
曰君知其一未覩其二琉璃之河華林之莊昔居臣民
今游犬羊然黠虜奚民視此而莫敢乘焉吾非有以守
之殆由天設于王公帝限乎豺狼若之何侵而夷之以
紆其行餌之可欲以發其狂義未聞於灌瓜兵或興於
爭桑投藟生心文子之至喻牛甘必聞管堅之所量國
家近邊雖上腴之地久禁而不耕所棄甚輕爲利甚明
發丁以通驛隋政之已失治氣而未盡魏室之旋傾彼

烏足陳於治朝哉山東之兵三十五將之師君所聞也
請置其說公子曰大農之家不患穿墉而廢困君善賈
之行不念眩篋而捐金珠備得其術則害何能擾利果
大入則小或可踈今防秋之兵不寄之士豪而歲起屯
戍繕治之物不蓄於逐州而授于京都不募人訪銅而
私或自鑄重給民曠土而爭糴於胡遺計若此庸爲利歟
由衆人焉南牧之慮將智者考北伐之途推石傅土失
其成功束馬懸車胙乎能事突收燕樂捐范陽涿郡三
道之師直壓懷柔拒虎北石門四兵之勢引輕軍發卷
夏之東穴出奇道斬匈奴之右臂二客紛辯旣久色相
不平抗袂俱起質于先生先生蹶然而笑適然而興曰
坐吾告汝夫有財而弗取無道者之言也取而不以先
生之制無法者之言也二者吾聖人之深惡不順乎冬

夏不相乎陰陽禽獸之殄暴貨幣之誅歲不時而源枯
不禁而山傷逆于天元降為災祥則雖傳道之人豈容
無責哉古者大德大功之人天子尊之公侯之爵殊其
奉養之方功厚者享亦厚德長者報亦長惟之四海之
內入為公卿出為牧伯盛不過數十土地所育人民所
藏其貨易供其財易當然報非天子之獨私焉蓋天下
皆樂其有以報也故其民賢者勉焉以脩其業愚者雖
甚欲焉而無敢望其志易平其勞易償今高貲大姓之
家列肆伴於府庫邸第羅於康莊金緝采綴鍍剽焜煌
被以黼繡裹以雕墻狗馬奔齊民之食飲輿妾賤士夫
之衣裳宿昏祠葬墮敗紀綱通吏買法陰淫陸梁其憑
荒負險之民擅彌山絡野之疆畜奴如兵占田論鄉主
逋豢寇者攸衆寶龜藏甲者為常州縣徒史私為之視

察卿亭部夫公隨之奮攘是天下山林之出除公上之
賦守令吏寺略有常制每郡每邑宛轉麋潰輸幾俟而
幾王疆桀相師極欲為威怒網而川貧笑斧而林飛孰
察諸利剥水火之遺製孰恤乎堅釋曲直之所宜積之
徒多而器用殊寡舉之或遠而民資自疲富者售之益
輕貧者勞而愈微誓窮原藪之饒而况膏腴之歸乃方
乃州或蝗或饑民以為災而彼反為宜從是其氓匿稅
併田之不暇益令羣猾藏租隱地之無疑南方諸山非
復昔時材不愛而木不蕃而獸不滋迨有千里不毛裹
餓莫支是天地陰陽晝夜長養猶不能以充其欲則吾
民何負獨為狸而畜雞蓋馭民無予奪之政厚生無發
斂之期萬物失由儀之道四海發崇丘之詩或者縣官
列膠幹皮羽之須營棟宇舟車之材上苛之以敲笞下

撓之以追催索之于邇則此既莫有求之于遠則險孰能來方此之時時蓄之家驩相比明固所以制百姓之命暮年而篡其業更歲而竭其財如是不已饑寒怨愁不委於溝壑則聚爲盜賊非此二者吾不知其安所爲哉始於傷財則終於害民察其蠹國必固乎亂俗故國家以皇祐之版書較景德之圖錄雖增田三十四萬餘頃返減賦七十一萬餘斛由是言之土地財利名制約束不用先王之法其爲弊也民失其平若之何而可復高者愈貪而肆地豕下者抵禁而趨口腹刑罰日增戕害日續蓋兼并不去不足以語政制度不立不足與言治禁錫存省米之說賤肉有愛牛之意此言雖小可以推類事爲之法物爲之制數罟之得非不多也先王禁之以其傷生原蠶之利非不博也先王禁之以其害氣

果實未熟木不中伐用器不中度禽獸不中殺鬻於市者執而有罰不以其時不順其教捕一禽折一草謂之不仁斷一樹伐一木謂之不孝公卿大夫羣士黎庶居室有品器械有度車馬有等衣服有據飲食有常味人徒有常數戮民不敢服纒君子不履絲屨爲農者不得爲工爲士者不得爲賈天王之尊也合圍猶惡其盡物諸侯之貴也殺牛尚戒於無故小旣無越大豈容負草木鳥獸而舜以命益水火土穀而堯以任禹名山大川縱封國而不盼至其漆林獨二十而征五著于後王脩之愈明典之於天官圖之於地卿任之九職之事辨其五物之征主山而有虞主林而有衡中士下士贊其政令府史胥徒頌其所行豺祭而弓矢陳隼擊而罍羅興司險達其道路山師辨其物名鷩獸在前兕氏火物而

誘之出阱獲既設冥氏伐鼓而使之驚然後萬民隨之
詔焉以程斬材者有期月竊木者有常刑至于金玉錫
石卅人之專取犀象麋鹿角人之所登率避其孽育以
待其豐成必以其時素王稱其大順不可勝用孟軻陳其
養生貴賤有差六器五輅之資民得而無所用興造不
妄五金六材之屬民用而無所傷禁發之有期重輕之
有常天生時而寒暑平地生財而品類昌碩以盆鼓蕃
以谷量暴暴如山岳渾渾如河江山出銀甕丹甌極聚
麒麟鳳凰追前世之盛被于此時以吾君之聖方諸先
王陶唐之二宮姚虞之總章商人之重屋周人之明堂
雖有眉者苟愛惜朝夕期有以必覩也子之言曾何比
今於漢唐 陛下慈仁如天廣厚如地任臣則勿疑聞
諫而必喜賞罰不濫切愛乎民命祭祀罄虔動交乎天

社遠民之弊雖守臣不知而知之甚詳克己之誠在匹
夫難行而行之甚易至若五帝憲老之禮三王觀風之
制六典建官之法三適進賢之例患有司不得其術不
患朝廷之不行患臣下不奉其職不患信任之不至今
也輔相大臣左右良士重君子爲臣去就之節思古人
得君功烈之致施以善俗爲本學以力行爲貴居朝廷
不以先後持其嫌守藩鎮不以內外疑其勢同德一心
齊力協議臯陶謨而矢契稷之業伯夷讓而中夔龍之
志以共察天下之善不使有蓋虛驕士之黨以共收天
下之傑不使有妬功蔽賢之吏以衆人之耳爲耳聽衆
耳之所不聽以衆人之目爲目視衆目之所不視授百
司因革於吏而總其成績委二邊軍賦於將而責其必
治法制素具東南旣饒天府宏壯訓練有時吳越皆霸

王之兵朝令乎西西納十四州之地夕使乎北北歸十
三州之城渾然臨之以至徃隕然載之以不傾伊洛之
水畫乎其前戎夷畏之踰黃河之湍丘垤之山簣乎其
旁戎夷阻之甚太行之橫與其邀近功於一山增衆糝
之弊牽危疑於往代泪因循之名使王者之興百有餘
年神聖在位而仁愛之澤獨未及於禽獸草木曷可同
世而語哉二客離席跼蹠媿謝不敏請爲弟子既而少
進曰問阜財得阜民之法問治山得治國之風且昔者
將大有爲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謀焉則就之不
得已而後起有學焉而後臣者有不可得而臣者今山
之隱逸亦如是而後至乎曰莫可得而知也神農之於
悉諸黃帝之於崆峒顓頊之於緣圖高辛之於相招帝
堯之於務成帝舜之於尹壽禹之於國先生湯之於伊
尹文王之於鬻熊武王之於尚父周公之於號叔齊桓
之於管仲然尊德樂道說者如此也吾觀之彼數子者
之心將如是而已乎莫可得而知也二客恍若自失
再拜而罷

宋文鑑卷第六

裕蓋天地之委藏祕恠惚恍較虬崢嶸豈世人敢指名
哉若乃雲夢震澤浮梁合浦獸潛宮亭神見牛渚直湘
沉以南浮懷涇渭而北注碩導東而成滄浪激西而為
灩澦延平誕竒漢臯殊遇率傳載之雜出為異物之所
處或設限於藩服或效琛於王府鑠高郵之經治裂揚
州之故部有湖隸旁將三千所大或萬頃小亦千畝迤
邐兮聯絡參錯兮駢布由卑以自處兮傾十數州之羨
沃穹山大野谿谷原藪晝夜走險越千里而來赴者莽
不知其幾千百處壓東南之炭漫勢膠瀉而無涯魚則
鯉鯽鰱鱖鱗鯉鱗鱗鳥則鷓鴣鳧鷖鷓鴣鷓鴣鷓鴣若煙
海會如泥沙蟲螺螭若蝦蛤卉菱芡而荷華木不數舟
陸無筭車漑灌乎民田漕引乎國家夾埭長陂程水壤
之固護飭官命屬厭功利之紛拏迨夫地脉泉源孰為

要避潛合陰附應淮海之碇研微風翻瀾矧其甚耶其或
駭怒決溢隄防之所不加決漉千里農民播溺宛轉流
離而不相救又况其廬舍之與桑麻噫是亦涉者之厄
觀矣瑰祥恢恠庶幾乎託焉間乃省貢書考圖編所陳
者特盤瓊之微固不聞有把握之貴為當世之所傳發
詠乎川珍翱翔乎水邊爰有蘆人漁子相語而來前曰
先生之念者皆也若夫川澤之精理則不然不寶於人
獨寶於天今此有夜光之珠產於深淵我意其神先生
辨旃其始也天和景晴湖波夜平煙冉冉以四收萬籟
息而無聲則是珠也凜氣將之若海月之升含彩吐耀
周隅皆明呀紺石而為宮被綠苔以垂纓挹奔星之光
芒吸沆瀣之精英木散景兮扶疎草露實兮紅青林鳥
警而移枝羣犬愕兮爭鳴於是叩人徐呼上流俱起撫

鴻量以先趨領留筭之已試連微挺以灑網持柀嗟雖
鑑其眉睫疑未曉其機器方詭置之漸張果造形而已
逝而况伏見靡時歎彼倏此與蛟龍之爲朋曾風雨而
作衛彼能三足而在籛鼈九肋而充饋漢蛟蛇之青骨
鄭龜羹之異味勅牛悅水而黃奪澤馬翫繩而足躡犀
狎偶而解角翠因媒而折翅江使被執於行役巨魚爲
腊於貪餌文貝瑇瑁出禍其腸腹金華玉英坐窮於淘
緹蠶蜃胎寒熠燿自喜怵絕意於避引適足殺其軀而
已矣是故號數選者我固謂之貨也能不爲珠之笑耶
予曰嗚呼噫嘻信子言也旣明且哲則大雅君子者耶
不常所居擇利害而去就者粟用以晦明知在己者耶
色斯舉矣學孔子之徒者耶薄泥塗而不辱不耻下賤
者耶川不涸岸不枯有德鄉里者耶久而不聞其遜世
者耶旣而復曰嗚呼噫嘻照魏王之乘耶燭隋侯之室
耶謂上幣耶飾冠冕而佩耶客有聞者亦矍然而興曰
嗚呼噫嘻吾聞諸石室之書曰王者得之長有天下四
夷賓服然則得之者或非其心獨王者之心耶

煎茶賦

黃庭堅

洶洶乎如澗松之發清吹皓皓乎如春空之行白雲賓
主欲眠而同味水茗相投而不渾苦口利病解膠滌昏
未嘗一日不放箸而策茗椀之動者也余嘗爲嗣直淪
茗因錄其滌煩破睡之功爲之甲乙建溪如割雙井如
霆日鑄如鑿其餘苦則辛螿甘則底滯嘔酸寒胃令人
失眠亦未足與議或曰無甚高論敢問其次涪翁曰味
江之羅山嚴道之蒙頂黔陽之都濡高株瀘川之納溪
梅嶺夷陵之壓甄卬之火井不得已而去於三則六者

亦可酌兔褐之甌淪魚眼之鼎者也或者又曰寒中瘠
氣莫甚於茶或濟之監勾賊破家滑竅走水又况鷄蘇
之與胡麻涪翁於是酌歧雷之醪醴參伊聖之湯液斯
附子如博投以熬葛僊之聖去藪而用鹽去橘而用姜
不奪茗味而佐以草石之良所以固太倉而堅作疆於
是有胡桃松實菴摩鴨脚敦賀靡蕪水蘇甘菊既加臭
味亦厚賓客前四後四各用其一少則美多則惡發揮
其精神又益於咀嚼蓋大匠無可棄之材太平非一士
之畧厥初貪味雋永速化湯餅乃至中夜不眠耿耿既
作温齋殊可屢軟如以六經濟三尺法雖有除治與人
安樂賓至則煎去則就榻不游軒后之華胥則化莊周
之胡蝶

別友賦送李次翁

黃庭堅

曩聞義於孫李指尊選以見招惜予行之舒舒曰其夜
以爲朝予望道於堦垣見万物之富有恨逸駕之絕塵
又驟予以四牡喟車後之無策其四方乎索友仰雲飛
而注弋俯淵靚之沈鈞或一能之勝予忘日月之不予
謀或登吞舟之鱗或下垂天之翼手予弓而不釋恐斯
道之或息維廬江之四李三隱約於龍眠維若人之仕
蚤懷明月而麗川歲庚午而會梁語聞道之大用吸江
漢以爲深累丘嶽以自重尾擊之而首應西犯之而東
抗棄旗鼓而不逐儼其陳之堂堂偉道學之崇崛增懦
夫之激昂觀出日於東方雖於食馬而不吝無肯綮以
自試居自喜於餘刃彼覆却之萬方期斯言之猶信水
渾渾而進舟風剡剡而侵裘恐事親之不勸則惟是之
同憂

汴都賦

周 邦彥

臣邦彥頓首再拜曰自古受命之君多都於鎬京或在洛邑惟梁都於宣武號爲東都所謂汴州也後周因之乃名爲京周之叔世統微政缺天命蕩杭歸我有宋民之戴宋厥惟固哉奉迎鸞輿至汴而止是爲東京六聖傳繼保世滋大無內無外涵養如一含香帶角莫不得所而此汴都高顯宏麗百美所具億萬千世承學之臣弗能究宣無以爲稱伊彼三國割據方隅區區之霸言餘事乏而三都之賦磊落可駭人到于令稱之矧皇居天府而有遺美可不愧哉謹拜手稽首獻賦曰○發微子客游四方無所適從旣倦游廼崎嶇遭廻造於中都觀土木之妙冠蓋之富煒燁煥爛心駭神悸睽聊而不敢進於是夷猶於通衢彷徨不知所屆適遭衍

流先生目而招之執其袂局局然嘆曰觀子之貌神采不定狀若失守豈非蔽席隱茅未游乎唐履誅草鉏棘未擷乎蘭葭披褐挾蘊未曳乎綺縠微邦陋邑未覩乎雄藩大都者乎發微子恬然有赧色曰臣翱翔乎天下東欲究扶桑西欲窮虞淵南欲盡反力北欲徹幽都所謂天子之都則未嘗歷焉今先生訊我誠有是也然觀先生類辯士其言似能碎崑崙而結溟渤鏤混沌而形固象試移此辯原此汴都可乎臣固不敏謹願承教先生笑曰客知我哉於是申喙據牀虛徐而言曰噫子獨不聞之歟今天下混一四海爲家令走絕徼地掩鬼區惟是日月所會陰陽之中據要總殊揭鍵制樞拱衛環周共安乘輿而此汴都禹畫爲豫周封鄭地甯鱗臨而上直實沈分以爲次惟蓬澤之固境昔合縻之所至芒碭

渙渦截其面金隄玉渠累其脊雷夏灘沮繞其脇壘立
訾婁夾其腴梁周帝據而麋沸唐漢尹統而寧一故此
王國襲故不徙恢圻甸域尊崇天體司徒制其畿疆職
方辨其土地前千官而會朝後百族而為市分疆十同
提封萬井舟車之所輻輳方物之所灌輸宏基融而壯
址植九鼎立而四嶽位仰營域而體極立土圭而測畧蜀
險漢室荆或閩鄙推此中峙不首不尾限而不迫華而
不侈環眺賦於郡縣如岫嶺之迤邐觀其高城萬雉埤
坻鱗接縹如長雲之方舒屹若崇山之礧礎坤靈因巖
屬而踞踏土怪畏榨壓而妥貼靡胥不可絕而登爵鼠
不可蜀而宀利過百二嶮踰四塞鄙秦人之踐華陋荆
州之却月損捷步與超足矧踳跚與蹙蹙闕城為門二
十有九瓊扉塗丹金鏞鏐獸列兵連卒呵夜警晝異物

不入詭邪必窵城中則有東西之阡南北之陌其衢四
達其塗九軌車不理擊互人不爭險易劇驂崇期蕩夷
如砥雨畢而除糞夷蕪織行者不馳而安步遺者惡拾
而恣棄跨虹梁以除病涉列佳木以安休揚殊異羊腸
之詰曲或踈蹠而折轄顧中國之闐闐叢貨營而為市
議輕重以奠賈正行列而平肆竭五都之環富備九州
之貨賄何朝滿而夕除蓋趨贏而去賸萃輿僧於五均
擾販夫於百隧次先後而置叙遷有無而化滯抑彊賈
之乘時摧素封之專利售無詭物陳無竅器欲商賈之
阜通廼有厘而不稅銷卓鄭倚陶之殖貨禁乘堅策肥
之擬貴道無游食以無為矧敢婆娑而為戲其中則有安
邑之棗江陵之橘陳夏之漆齊魯之麻薑桂藁穀絲帛
布縷鉛黃鮑鮑醃鹽醢或居肆以鼓鑪橐或鼓刀以

屠狗彘又有翳無閭之珣玕會稽之竹箭華山之金石
梁山之犀象霍山之珠上幽都之筋角赤山之文皮與
夫沉沙樓陸異域所至殊形妙狀目不給視無所不有
不可殫紀若夫帝居安麗人所未聞南有宣德北有拱
辰延亘五里白司雲屯兩觀門峙而竦立眾愚遐望而
相吞天河羣神之闕紫微太一之宮擬法象於穹昊敞
閭闔而居至尊樸樞不斷素題不枿上圓下方制為明
堂告朔朝歷頌宣憲章謂之太廟則其中可以敘昭穆
謂之靈臺則其高可以觀氛祥後宮則無非貞無錄之
女伎侍滑稽之臣陋甘泉與楚宮繆延壽與阿房信無
益於治道徒竭民而怠荒故今上林仙籟不聞乎鳴蹕
瓦甃歲久而苔蒼其西則有寶閣靈沼魏我泛灑繚以
重垣防以回隄雲屋連篔簹欄壓墀池水則溶溶汙汙

洋洋湜湜涵潤澁養蕭靄浩漾微風過之則瀾泥漉漉潑
漫散洄漩潏潏連漪大風過之則汨湧滄漭濛濛滔漭
掀鼓漢溢不見津滌倏攔景以斷續樣金碧而陸離
恍遇活與方壺帝令鬼鑿而神移其中則有菰菹萑芦
齒苾苾蓮葦蒼蘋蕭蕭其魚則有鱣鯉鯢鮪鯢鯢鯢鯢
鱣鱣鯢鯢歸王鮪科斗魁陸鼉鼉鼉鼉鼉令蟹巨螯容與
胡羊蔭藻衣蒲其鳥則有鴨鵝鳩鵝鶩鷓鴣鷓鴣鷓鴣
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鷓鴣
木則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檉
豫章句科扶疏蔽希疎尋集弱椅施挈技刺條條幹蟠
根矯躩鱗傲其下則有申華蘭苴芸芝荃蓀髮布絲勻
馥郁清芬其氣襲人 上方欲與百姓同樂大開苑園
凡黃屋之所息亦爲輅之所駐皆得窮觀而極賞命有司

無得彈効也於時則有絕世之巧凝神之技恍人耳目使人忘疲是故宮旋室浮艦艦移也蛟螭蜿蜒千捷渡也虺虎騰躍舟抵戲也星流電掣弄丸而揮劍也鷲悲鳳鳴織麗歌也鴻驚燕居綽約舞也霆震雷動鈞天作也犇馬駟駮群馬闖也轉轉輾轉萬車轍也灑天翳日揚埽盪也杭山蕩海歡聲同而和氣浹也震委地而唬罔象出較人而舞馮夷者替靈幽怪助喜樂也若廼豐廩賈賸既多且富求豐萬盈廣儲折中順成富國星列而其布其中則有元山之禾清流之稻中原之菽利高之黍利下之稌有豐有芑有秬有秳千箱所運億廩所露入既夥而委積食不給而紅腐如坻如京如崗如阜野無菜色溝無指瘠攜拾狼戾足以厭鯨夫與寡婦備凶旱之乏絕則有九年之預又將敦本而勸稼開帝籍

之千畝良農世業異物不覩播百穀而克敏應三時而就緒踴鍤閔灌驟雨霑孰任其力侯疆侯以千耦其耘不怒自力疏邀其理狼莠不植奄觀堅早與與疑疑溝塍啍畦亘萬里而連繹醜惡不毛磽陿瘞瘠化為好時轉名不易惟彼沐水貫城為渠並洛而趨昔在隋葉禊丁大業欲為流連之樂行幸之游故鑿地道水南抵乎揚州生民力盡於畚鍤膏血與水而爭流鳳船徒見於載籍玉骨已朽於高丘顧資治世以為利迄今抗笏而浮舟桃花候漲竹箭比駛洶湧滄溟沸瀆澶防巖岸濤濤迅邁匪江匪海而朝夕舞乎滂湃掀萬石之巨艦比坳堂之一芥舵艣不時而相值篙師鼙拱而俟敗智者不敢睥睨而興作縣千禩而為害豈積患切病待聖人而後除耶歟有建議導河通洛引宜禾之清源

塞孽華之渾濁，慶廣堤而節暴紆，直行而殺虐其流舒。舒經炎涼而靡涸，於是自淮而南，邦國之所仰，百姓之所輸，金穀財帛，歲時常調，舳舻相銜，千里不絕。越鈴吳櫓，官艘賈舶，閩謳楚語，風帆兩楫，聯翩方載，鉦鼓鏜鈜。人安以舒國賦，應節若夫連營百將，帶甲萬伍，控弦貫石，動以千數。其營則龍衛神勇，飛山雄武，奉節拱聖，忠靖宣効，吐渾金吾，擲颺萬勝，渤海廣備，雲騎武肅，材能蹶張，力能挾輈，投石超距，索鐵伸鉤，水執鼉鼉，陸拘羅貅，異黨之寇，大邦之讎，電執雷擊，莫不敷靈而為囚。於是訓以鷓鴣魚麗之形，格敵擊刺之法，剖微中虱，貫牢徹札，揮鉞擲鏃，舉無虛發。人則便捷器則犀利，金角丹漆，脂膠竹木，以時取之，遴棄惡弱，割蛟革以連函，削兕觥以為弭，刺魚服以懷鍔，百工備盡，錙磨鏤削，其成暨

鋼而鍤鑢植之，霜凝而電爍，故有彊衝勁弩，雲梯輻車，脩鍛延鋌，鈇戈允及，繁弱之弓，肅慎之矢，谿子之弩，夫差之甲，龜蛇之旄，鳥集之旗，軍事蚤正，用戒不虞。其次則有文昌之府，分省為三，列寺為九，殊監為五，左選為文，右選為武，曰三十房，二百餘案，二十四部，黜隋之陋，更唐之故，補弊完罅，剔朽焚蠹，人駭地溥，事若織組，滋廣莫治，豐豐成蠱，纖弱不除，將勝戔斧，雖離婁之明目，迷簿書而莫覩，豪胥倚文以鬻獄，庸吏瘞官而受侮，各懷苟且以逃責，孰肯長慮而却顧，官有隱事，國有遺利，紛訟牘於庭，圜執蠱囚於囹圄，此浮彼沉，甲可乙否，操私議而軋沕，各矛盾而齟齬，於是合千司之離散，儼星羅於一字，千梁負棟，萬楹鎮楚，誅喬松以為煤，空奧山而斷楮，官有當負，取雉材，偉器者以充其數，上維下制

前被後覆譬如長蛇扶其脊脊而首尾皆赴闔戶而議
飛撒乎房闈應答乎秦楚披荒榛而成徑繹繳縲而得
緒崇善廢醜平險除穢纖悉不遺乎一羽於是宣其成
式變亂易守者刑之所取貽之後昆求世作矩至若儒
宮干楹首善四方勾襟逢掖褒衣博帶盈仞乎其中士
之匿華鏹采者莫不拂巾袵褐彈冠結綬空巖穴之幽
邃出郡國之遐陋南金象陸文旌羽翮世所罕見者皆傾囊鼓
篋羅列而願售咸能湛冰乎道實沛然攻堅而大明先斯恃也
皇帝悼道術之沉鬱思詰訓之荒繆諸子騰躡而相角群言
駘蕩而莫守黨同伐異此妍彼醜挈俗學之蕪穢詆淫辭而擊
掊滅窳突之熒獨仰天庭而覩晝同源共貫開天發部於是俊
髦並作賢才自厲造門闥而臻壺與騁辭源而馳辨術藝之
場仁義之藪溫風扇和儒林發秀宸眷優渥皇辟結糾榮名之

所作慶賞之所誘應感而格駒行雉响磨鈍為利培薄
為厚魁梧卓行撻鋒露穎不驅而自就復有珮玉之音
籩豆之容絃歌之聲盈耳而溢目錯陳而交奏煥爛乎
唐虞之日雍容乎洙泗之風誇百聖而再講曠千載而
復觀又有律學以議刑制算學以窮九九舞象以道幼
稚樂德樂語以教世胄成材茂德隨所取而咸有若夫
會聖之宮是為原廟其制則般輸之所作其材則匠石
之所掄萬指舉築千夫運斤揮汗霏霧吁氣如雲馨鼓
弗勝靡有諗勤赫赫大宇有若山踊而嶙峋下盤黃壚
上赴北辰藻珠廣寒黃帝之宮榮光休氣籠籠往來葱
葱鬱鬱而氣氲其內則檐椽櫨題采賢楹栴闕拱闡
屏宇閭闔聳張矯踞龍征虎蹲延樓跨空甬道接陳黝
聖備

飛仙降真之縹緲翔鶴鷓鷯之氾沚地必出奇土無藏
珍球琳琅玕璫璣瑤琨流黃丹沙玳瑁翡翠垂棘之璧
昭夜之墮鵠象鬣角削犀剜玉鏤刻雕鏤其妙無倫焜
煌煥赫璀璨錯輝映繁星有爛彤霞互照軒廡所繪功臣
碩輔書太常而銘鼎彝者環列而趨造龍章鳳姿瑰形
瑋貌文有伊周武有方召猶如蹇諤以立朝圖寧社稷
指斥利害踟躕四顧而不撓其殿則有天元太始皇武
儷極大定輝德熙文衍慶美成繼仁治隆之名重曠隆
準天日炳明 皇帝步送百寮拜迎九卿三公挾輔扶
衡儀仗衛士填郭溢城于時黔首颺集百作皆停地震
嶽移波翻海傾足不得旋耳不得聽神既安止窮閭微
巷惟聞咨嗟嘆異之聲於是山壘房俎犧樽竹筐踐列
於兩楹瞽史陳辭宰祝行牲案芻豢之肥臞視物色之

犁解登降裸獻百禮具成至於天運載周甲子新曆受
朝萬方大慶新闢于時再鼓聲絕按稍收鎗儼三衛與
五仗森戈矛與戈戟探平明而傳點趣校尉而唱籍千
官驚列以就次然後奏中嚴外辨也撞黃鍾以啓樂合
羽扇以如翼攸飛道駕以臨座千牛環帝而屏息爐烟
既升寶符莫瑞聆乾安之妙音仰天顏而可覲羗夷束
髮而蹈舞象胥通隔而傳譯宣表章以上聞奏靈物之
充斥羣臣廼進萬年之觴上南山之壽太尉升奠尚食
酌酒樂有嘉禾靈芝和安慶雲舞有天下大定盛德升
聞飲食衍衍燔炙芬芬威儀孔攝而中度笑語不詳而
有文故無族譚錯立之洞衆躡廣布武之紛紜蓋天子
以四海爲宅有百姓而善羣廷內不洒掃而行禮則天
下雲擾而絲棼故受玉而情知晉惠之將卒執幣以傲

知若教之不存聞樂而走者爲金奏之下作雖美不食者爲犧象之出門賦湛露彤弓而武子不敢答奏肆夏大明而穆子不敢聞蓋禮樂之一缺則示亂而昭昏是以宣王享士貴以穀烝而刑三晉之法高祖因叔孫之制而知爲帝之尊宣治朝之禮物尚或展翳而沉湮此所以舉墜典而定彝倫者也其樂則有成池承雲九韶六英采齊肆夏簫韶九成神農之瑟伏羲之琴鍾氏之鍾無句之磬鏗鏗鏗鏗和氣薰蒸于以致祖考之格于以廣先王之聲昔王道旣弱淳風變澆樂器遭鄭衛而毀矇瞽適秦楚而逃朝廷慢金石之雅正諸侯受歌管之教嘈文侯聽淫聲而志倦相公受齊樂而輟朝季子始無譏於鄆仲丘迺忘味於韶故使制度無考中聲浸消非細則擿非庠則高惟令也求器得耕野之尺吹律

有聽鳳之簫或灑或離或鼓或磬或鏞或棧或箏或箏衆器俱舉八音孔調鸞鶴離丹穴而來集鳴啞啞而舞脩矯又有寶旅巴渝之舞僕佻狄鞮之倡遠人面內而進技踰山海而梯航故納之廟者周公所以庶曾觀之庭者安帝所以喜其來王若其四方之珍以時修職取竭天產發窮人迹砥其遠邇陳之藝極斲材竹木斲貨龜貝斲幣錦繡斲服絺綌貢羽毛祀貢祭物嬪貢絲象物貢所出器貢金錫礪砥砮丹鉛松怪石惟金三品惟士五色泗濱浮磬羽畎夏翟龍馬千里神茅三脊方箱隋隸肆陳乎殿陛豐苞庶匱亟傳乎騎驛連檣結軌川咽塗塞耶歛終歲而不息至於羗氏焚翟僂耳雕脚獸居鳥語之國皆望日而趨累載而至懷各琛拽馴獸以致於闕下者旁午迺有帛罽罽薺蘭千細布水精琉

瑤輞蟲吟珠簪鑑洞膽神犀照浦山經所不記齊國所
不覩者如真如壤軫積乎內府或致白雉於越裳或得巨
螭於西旅非威靈之遐暢孰能出現奇於深阻蓋徼外
能率夾種來以修好則中士當有聖人出而寧宇然皇
帝不寶遠物不尚殊觀抵金於嶰巖之山沉玉於五湖
之川洞別之劍迺入騎士之鞘齧鄰之馬或服鼓車之
轆羨乾象表貺坤維為社靈物仍降嘉生屢起暈適背
鑄垂蛻抱珥烏星頂石怪颺變氣垂白鉛背者不知有
之况能言孺倪豈獨此而已也復有穹龜負圖龍馬載文
汾陽之鼎函德之芝肉角之獸簫聲之禽同穎之禾旅
生之穀游郊栖庭充畦冒時非煙非雲蕭索輪困映帶
乎闕角葱蔚乎城壘鷲鳥不攫猛獸不噬應圖合謀窮
祥極瑞史不絕書歲有可紀發微子於是言曰國家之

有若是歟意者先生快意於吻舌而及此耶先生曰國
家之盛烏可究悉雖有注河之辯折角之口終日危坐
抵掌而譚猶不能旣其萬一此特沐都之治迹耳子亦
知夫所以守此沐都之術古昔之所以興亡者乎客曰
願聞之先生曰繫北寰宇代挾代廣更張更弛黃帝都
涿鹿而是為幽州少昊都窮桑迺今魯地伏羲都陳帝
嚳都亳堯都平陽迺若吳天而授人時舜都蒲阪迺觀
羣后而輯五瑞公劉處幽而兆王業之所始太王徙邠
者以避狄人之所利文王作鄆方蒙難而稱仁武王治
鎬復戎衣而致乂蓋周有天下三百餘年而刑措不用
反其衰也亦三百餘年而五伯更起星離豆割各據穀
兵以專列疆侯脇帶於弱國不領人君之經費天下日
蹙而日裂中國所有者無幾當時權謀為上雌雄相噬

孰有長距孰有利背兵孰先選擇孰夙時孰有橋關之
卒孰有馮憲之士孰有素德孰有疆倚孰欲報惠孰欲
雪耻或奉下邑以賂讎或奉連城而易器骸骨布野介
胄生犧肘血用輪馬鞍銷髀孰成莫格國墟人鬼噫彼
土宇凡幾吞而幾奪幾完而幾弛秦中形勢之國加兵
諸侯如高屋之建瓴水神臯天邑以先得者為上計其
他或左據函谷右界褒斜號為百二之都東有成臯西
有嶺泗定為王者之里以至置春陵之俠客與泗上之
健吏扼襟控咽屏藩表裏名城池為金湯役諸侯為奴
隸拓境斥地輶輶荒裔東包嶧亦西卷流沙北繞幽陵
南裹交趾厥後席治滋求秦心天無後或慢守以啓戎或
朋淫而招宄橫調無藝而垂竭遊役不時而就整盧令
日縱而不緹驚翻厭觀而當直睚眦則覆尸而流血掬

悅則結纓而珮璫粉墨雜糅賢才逆曳腫微新牯而竊
肉食賊臣迴穴而圖大器郡國制節侯伯方軌或為大
尾而不掉或為重脰而屢躓室有丹楹城有百雉朝廷
無用於揚燎冠冕不杌於執贄天維披裂地軸杭椴羣
生彘難而殄瘁雖有城池周以鄧林縈以天漢曳輦可
以陟崇嶽設澍可以濟深水故武侯浮西河而下自哆
其地而進戒於吳起蓋批政肆於廟堂之上則敵國起
於蕭牆之裏奚問左孟門而右大行左洞庭而右彭蠡
發微子曰天命有德主此四方如輻之拱轂如桶之會
極其砢鞏者天與之昌其闕斲者天與之亡且非易之
所能壞亦非險之所能藏非愚之所能弱亦非賢之所
能彊故將吞楚也白蛇首斷於大澤將繼劉也雄雉先
雉於南陽龍祭出犢而繫孤隱亡周之語葶收襲門而

天帝貽刑號之殃人力地利信不能偃植而支仆而皆聽乎彼蒼故鯨鯢勸解決一死於吻血兕虎鬪闕踐巍嶽為平崗蹂生靈如蹋塊斃天下如揚糠其敗也抉日而拚骨其成也頂冕而垂裳由此觀之土地足以均沛澤而施靈光而已易險非所較賢否亦未可議也先生曰以易險非所較者固已乖矣以賢否非議者烏乎可哉客不聞王公設險以守其國有德則昌者乎地欲得險勢欲參德迫隘卑陋則無以容萬乘之扈從供百司之廩鍊據偏守隅則無以限四方之貢職平道理之遠邇廼原申區割宅製里走入極而奔走正南面而負宸宰天下於康達力士體而不敢取貪夫汗縮不敢睨者恃德之險也襟馮終南太華之固背負清渭濁河之注蓋人之吭而拊人之脊一日有變而萬卒立具然而

布衣可以窺隙面試勇匹夫可以爭衡而號呼彼天府之衍沃適為人而保聚此以地為險者也地嚴德暢然後為神造之域天設之阻大哉炎宋帝眷所矚而此汴都百嘉所毓前無湍激旋淵呂梁之絕流後無太行石洞孤飛句望浚深之岩谷豐樂和易殊異四方之俗兵甲士徒之須好賜匪頒之用廟郊社稷百神之祀

天子奉養羣臣稍廩之費以至五穀六牲魚鼈鳥獸闔國門而取足甲不解屨刃不離鞬秉鉞匈奴而單于奔幕抗旌面縛而冉駝蜷伏南夷散徒黨而入質朝鮮畏菹醢而修睦解編髮而頂文弁削左衽而曳華服逆節躑躅而取禍者折簡呼之而就戮耽耽帝居如森銳利鏃之外向死士逡巡而莫觸仁風冒於海隅頌聲溢乎家塾伊昔天下貼危王猷失度皇綱解紐肆行當路帝

懷寶曆未知所付可受方國莫越 藝祖圖緯協期謳
謠扇儒赤子雲望而風靡英雄螽躍而蠅附玉帛駿奔
莠國 冠冕充塞寰宇絕塞稅鎗而免鞶囊熄燄而摧擗拜
檻神威有此萬旅奕世載德萬聞過幸髮櫛禾耨子攜
稚哺擊菓樹穗技惡暨無鉍舩用之磔刻制撓搶而牧
圍爰暨 皇帝粉飾朴質稱量纖鉅錕錐奏廟之金玉
璨璨夾楹之簠簋訓典嚴密財本豐阜刑罰糾虔布施
優裕田有願耕之農市有願藏之賈草竊還業而歛迹
大道四通而不廢車績馬連千百為群肩輿輶載前卻
而後阻搏壤歌号者萬井未聞歌嘖而告瘡雖立墳為
界其誰敢擗膊以批押况此汴都者乎抑又有天下之
壯客未嘗觀其輿也且 宋之初營是都也上睇天時
下度地制中應人欲測以聖智建以皇極基以賢傑限

以法士坦以大師昇以大邦扞以公侯城以宗子以義
為路以禮為門鍵鑰以柄開闔以權掃除以政周爰以
恩廼立室家以安吾君有庭其相社稷臣也有挺其擁
衆材會也有闡孔張通厥明也有牖孔陽達厥聰也其
楹如衡前有憑也其壁如削後有據也其陛則崇上陵
踐也其極則隆帝居中也邑都既周宮室既成於是上
意自足廼駕六龍乘德輿光警蹕由黃道馳騁乎書林
下觀乎學海百姓欣躍莫不從屬車之塵而前邁妙技
皆作見者瞻望廼使力士提犁乎陰陽搏斡乎剛柔應
乎成器方圓微碩或粉或由隨意所裁上方阻嚼乎道
味斟酌乎聖澤而意猶未快又欲浮槎而上窮日月之
盈異尋天潢之流泓操執北斗之柄按行二十八星之
次奪雷公之袍收風伯之韞一瞬之間而甘澤霽霽四

